

古文辭類簡編

卷上

古文辭類簡編目錄

論辨類五篇……

韓退之原道 雜說一 雜說四

柳子厚桐葉封弟辨

蘇子瞻留侯論

序跋類二十一篇……

韓退之讀荀子 張中丞傳後序

柳子厚論語辨二首 辯文子 辯鬼谷子 辯鶡冠子

歐陽永叔五代史一行傳序 五代史伶官傳序 蘇氏文集序 江鄰

幾文集序 釋秘演詩集序

曾子固列女傳目錄序 戰國策目錄序 先大夫集後序 范貫之奏

議集序

王介甫周禮義序 書義序 詩義序 讀孟嘗君傳 書李文公集後

書說類十一篇……………七五

韓退之與孟尚書書 答李翊書 答呂鑿山人書 與汝州盧郎中論

薦侯喜狀

柳子厚與李翰林建書

曾子固寄歐陽舍人書

蘇明允上歐陽內翰書

蘇子瞻答李端叔書

蘇子由上樞密韓太尉書

王介甫答司馬諫議書 答姚闢書

卷 下

贈序類十篇……………一

韓退之送董邵南遊河北序 送王含秀才序 送幽州李端公序 送

高閑上人序 送廖道士序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送李愿歸盤谷序

歐陽永叔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送徐無黨南歸序

蘇明允送石昌言爲北使引

傳狀類一篇……………一三

蘇子瞻方山子傳

碑誌類七篇……………二五

韓退之柳州羅池廟碑 樊紹述墓誌銘 貞曜先生墓誌銘 殿中少

監馬君墓誌銘

柳子厚故襄陽丞趙君墓誌銘

王介甫寶文閣待制常公墓表

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雜記類十五篇

四一

韓退之藍田縣丞廳壁記

柳子厚游黃溪記

始得西山宴遊記

鉤鉞潭記

鉤鉞潭西小丘記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袁家渴記

石渠記

石澗記

小石城山記柳

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記

歐陽永叔豐樂亭記

曾子固越州趙公救災記

蘇子由武昌九曲亭記

王介甫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贊頌類二篇……………七〇

韓退之子產不毀鄉校頌

柳子厚伊尹五就桀贊

哀祭類八篇……………七四

韓退之祭柳子厚文

歐陽永叔祭尹師魯文 祭蘇子美文 祭石曼卿文

王介甫祭周幾道文 祭曾博士易占文 祭高師雄主簿文 祭丁元

珍學士文

高閔仙先生曰明清之世言唐宋文者必歸宿於八家考八家之選始於宋呂東萊文章關鍵然於韓柳歐陽曾三蘇外有宛丘而無半山且亦未立八家之名今所謂八家者始於明朱右所錄八先生文集而其書今不傳唐順之所著文編其於唐宋文則八家外無所取茅鹿門因之有唐宋八大家文鈔後人迭相祖述不可勝舉案學文者宗唐宋八家則其途徑自正較三

代秦漢文法易爲窺尋今遵吾師吳北江先生評點及高闈仙先生箋釋更旁搜各大家評語註解集成斯編用俾學者習肄今日爲學門戶之見不可存而門徑之辨則不可不審苟能手此一篇研習諷誦則古人爲文勝境自可瞭然意會斯不難升堂而入室也

古文辭類簡編 卷上

濬陽崔 嵬學

論辨類

韓退之原道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一。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

吳北江先生曰
起極端嚴凝重
簡罩全篇

吳先生曰此段
先從辨老子之
道德論入手

吳先生曰孰從而求之連用兩排而文調最勝長篇文前中後關照則勢雄而氣厚也前輩所謂義行即建此法○孤佛上發端此法○吳端之害道矣異端之害道矣吳先生曰甚矣人之好怪四矣後議論一齊擲起爲文中最是樞紐之策用處最凡作策之能處○憑空特起之筆最見才力之大此文字所辨駁之下

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於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于其口。而又筆之于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一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

吳先生曰連用
 無數爲之字皆
 是文章行氣一
 脈貫注之處長
 篇又中有此絕
 而後氣不隔絕
 脈絡乃能變老
 又主要參差變
 不主放常方見
 縱橫排蕩之妙
 吳先生曰嗚呼
 二句提筆宕出
 神氣
 吳先生曰此段
 關老
 吳先生曰民者
 出粟米旬長句
 挺勁
 吳先生曰民不
 出粟米旬長句
 挺勁
 吳先生曰今其
 言曰今其法曰
 言曰今其法曰
 句法前後照應
 亦是長篇行氣
 之法

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天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
 先後。爲之樂以宣其湮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勸。爲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
 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
 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
 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
 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
 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
 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
 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
 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
 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

吳先生曰此段
闕佛

吳先生曰此段
闕老

吳先生曰至民
而斷明住凡事
一氣直下之文
忽然咽住最佳
所以為奇變也
○孔子作春秋
句再提

吳先生曰此段
闕佛
吳先生曰夫所
先王之教者

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名殊。其所以為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殊。其所以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為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

下所以爲盤旋也
吳先生曰然則如之何而可也
再問一句皆是長篇一氣直下
中提振之法
吳先生曰煞尾
結出本旨堂皇
正大

總評

吳北江先生曰長篇文字最不易作第一要氣盛言宜數千萬言一氣貫注而下自首至尾如一筆書不得有衰颯散漫斷絕之處第二要氣象雄偉方能振起聲勢如將千軍萬馬大將之威風必統攝全軍方能致勝得此二訣然後縱橫跌宕動盪開離奇變化不主故常最忌平衍順直使人一覽而盡無雄奇跌宕之觀則奄奄無生氣矣要在多讀秦漢以前文字以養其雄毅偉岸之氣久之方能有悟韓公此等文字正從二代秦漢得來所謂陽剛噴薄之勢文家之最上乘也

註攷

論語顏淵篇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國語周語下韋注曰博愛於人爲仁○禮記中庸曰義者宜也孟子離婁上曰義人之正路也○禮記中庸曰率性之謂道鄭注曰循性行之謂道又曰道猶道路也○禮記樂記曰德者得也周禮師氏鄭注曰在心爲德○易泰象傳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繫辭下曰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禮記中庸曰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人之道亦然而日亡○左文十八年曰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姦爲凶德○老子曰大道廢有仁義又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韓集五百家注引孫良臣曰煦煦小惠貌○釋名釋兵曰狹而短者曰子盾子小稱也是子子亦小貌○錢曉徵曰老氏曰失道而後德云云（已見上）所謂去仁與義言之也○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又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所謂合仁與義言之也○史記秦始皇本紀曰三十四年李斯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誅守尉雜燒之○漢書曹參傳曰參聞膠西有蓋公善

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外戚傳曰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景帝及諸竇不得不讀老子尊其術自是相傳道學衆矣○隋書經籍志曰後漢明帝夜夢金人飛行殿庭以問於朝而傳毅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及秦景使天竺求之得佛經四十二章魏黃初中中國人如依佛戒剃髮爲僧甘露中有朱仕行者往西域至于闐國得經九十章晉元康中至鄴譯之太始中有月支沙門竺法護西遊諸國大得佛經至洛翻譯部數甚多佛教東流至此而盛梁武大崇佛法於華林園中總集釋氏經典凡五千四百卷開皇元年普詔天下任聽出家仍令計口出錢營造經像天下之人從風而靡○孟子滕文公下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案楊子名朱字子居戰國時人後於墨子名翟爲宋大夫在孔子後○莊子天運篇曰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故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困學紀聞卷十七曰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蓋用佛書三聖弟子之說謂老子仲尼顏子也○呂氏春秋應言篇高注曰誕詐也○呂伯恭觀瀾文乙集注曰家語觀周篇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敬叔與俱至周問禮於老聃又列子仲尼籍商太宰曰孰者爲聖孔子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此亦後人僞託然竟以孔子爲知有佛矣案家語孔子問禮於老聃可謂筆之於書之證○說文曰訊聞也○穀梁成元年曰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按士商農工加佛老爲六○又案墨人之教一加佛老爲三○孟子梁惠王下引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孟子滕文公

上曰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滕文公下曰禹驅蛇龍而放之滄又曰周公驅猛獸○詩
蕩毛傳曰顛仆也○易繫辭上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音註曰勸與
倦向○方言二曰梗猛也○說文曰符信也○周禮秋官職金注引鄭司農曰璽者印也○
聖人不死四句見莊子胠篋篇○管子重令篇曰尊君在乎行令○禮記曲禮上鄭注曰誅
罰也○孫曰而皆謂汝也（棄而君臣三句）○袁彥伯後漢紀卷十曰浮屠者佛也專務
清淨○妙法蓮花經序品曰或有菩薩說寂滅法○白虎通號篇曰帝王者何號也號者功
之表也所以表功名號令臣下也德合天地者稱帝仁義合者稱王○莊子胠篋篇曰昔者
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
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
老死而不相往來○傳曰以下至先誠其意見禮記大學○孫曰天常猶言天倫也○春秋
昭十二年晉伐鮮虞穀梁傳曰其曰晉狄之也其用夷禮則夷之例○春秋莊二十三年
荆人來聘公羊傳曰荆何以稱人始能聘也何劭公解詁曰明夷狄能慕王化脩聘禮受正
朔者當進之故使稱人也此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例○論語八佾篇集解引包咸曰諸夏
中國也亡無也皇侃義疏曰言夷狄雖有君主而不及中國無君也故孫綽曰諸夏有時無
君道不都喪夷狄強者爲師理同禽獸也案韓公所引經曰正取此意○戎狄是膺二句魯
頌閟宮之文毛傳曰膺當也懲艾也孔疏曰楚一名荆羣舒楚之與國○周禮祀天神祭地
示饗人鬼假音格至也人鬼祖宗也○高閔仙先生曰孟子末章歷叙由堯舜至湯由湯至

李剛已曰起如句
破空而入卓如句
山立韓文於起
筆尤擅勝場曰
吳北江先生曰
連用三字句即
馬楊○又賦句其
也○用硬筆挺
接不用虛字入
旋處如此方入
高古如韓公
吳先生曰憑依
其所自爲韓
極得意語

文王由文王至孔子各五百有餘歲皆聞而知之由孔子以來百有餘歲無見知之者以自
寓願學孔子之志退之此文即孟子末章之旨至宋儒遂起道統之說恐非孟子之意亦未
必爲退之意也○韓愈讀荀子曰苟與楊大醇而小疵○孟子梁惠王下曰老而無妻曰
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

韓退之雜說一

龍嘘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玄間薄日月伏
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汨陵谷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爲
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爲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
其所憑依信不可歟。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也。易曰雲從龍既曰
龍雲從之矣。」

總評

曾濼生曰龍以喻其身雲以喻其文章憑依其所自爲猶曰文書自傳道不仗史筆
垂○張瀚卿曰純從空際轉運翔舞又曰其神妙尤在中間奇宕處與轉換變化無
迹可尋處○吳北江先生曰此文短簡而極爲變化瓌奇歷落不主故常真所謂雄奇萬變

之文屈江河萬里於咫尺者也○又曰大篇文字難解此等篇幅短脈絡較易窺尋得其離合操縱之法然後再看大篇章法一以貫之矣○又曰全文分五段一段抑二段揚三段再抑四段再揚五段再抑抑雲正所以揚龍也反復不測跌宕昭朗以盡其文變化之奇最足為後世法

註攷

莊子齊物論籥釋文曰吐氣曰噓○家語致思篇王注曰潏潏廣大貌與茫洋同○孫曰玄問天地之表○廣雅釋言曰薄附也○普語二章注曰伏隱也○淮南原道篇高注曰感動也○易曰震為雷○韓集舊注曰水浸也○舊注曰汨漂沒也○易乾文言傳曰雲從龍風從虎

韓退之雜說四

吳北江先生曰自造奇語韓公起句不輕下必千錘百鍊而出之

吳先生曰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句折一筆彌覺深痛沈著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

吳先生曰策之
不以道句憑
空突起第一
段食之不能
其材承第二
鳴之而不能
其意則別寄
抱爲初幅所
未言不必斤
整齊此亦所
變化也
吳先生曰煞
雙收妙絕

以上立案
李剛己曰吾
不然轉撰迅
案此雖常語
使非先著此
駁倒上文揭
主意則以下

嗚呼其真無馬耶其真不知馬也」

總評

張曰昌黎諸短篇適古而波折自曲簡峻而規模自宏最有法度而轉換變化處更
多學韓者宜從此入○吳北江先生曰此與雜說一皆極奇崛縱蕩之致爲韓公短
篇中詣極之文此篇以馬喻賢者之不易爲世用慨嘆深至而筆勢尤爲雄奇瓌璋跌宕
挫沈鬱超擡蓄意非常極古今文家所不易到之神境而獨揮斥出之優然其有餘真斯文
之聖手也

註攷

莊子馬蹄篇曰伯樂曰我善治馬案伯樂姓孫名陽善馭馬○書楊雄傳顏注曰駢
並也○說文曰槽養獸之食器○方言卷五曰櫪或謂之早郭注曰養馬器也○說
苑辨物篇曰十斗爲一石○左傳襄十七年孔疏引服虔曰策馬捶也

柳子厚桐葉封弟辯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
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
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
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爲之主其得爲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

行文字均散漫
 不得勢矣○
 曰自王之弟當
 封耶以下純用
 虛宕不筆又以
 展拓有勢○
 曰設有不幸數
 語駁倒至透
 快然其用筆
 仍取宕凡勢
 者又曰自下
 前筆勢雖仍
 穴盤旋然較
 曲盤旋然較
 文則為堅重
 此可悟浮聲
 響之法○
 且家人父子
 句提頓有力
 不又曰結筆
 妙遠

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為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為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况號為君臣者耶。是真小丈夫鞅鞅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總評

吳北江先生曰此辨難文作法○凡辨難文字一要理由充足二要說得明透三要筆意軒爽使人人易於領解方擅勝場此乃一定之理自韓非子以來古今文家大抵皆用此法也

註攷

呂氏春秋重言篇曰成王與唐叔虞燕居授桐葉以為珪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汝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請曰天子其封虞耶成王曰余一人與虞戲也周公對曰臣聞之天子無戲言天子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案史記晉世

汪曰忍字是一篇骨子

高閑仙先生曰其志甚遠以上總冒總括至篇宋人作論多喜用之
高先生曰子房授書圯上老人一段此意已可成一篇妙文而

家曰唐叔虞者周武王子成王弟○釋名釋典藝曰傳傳也以傳示後人也○史記晉世家曰唐叔虞姓姬氏字子于○毛詩唐風譜曰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日太原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子嬰改爲晉侯○周禮天官寺人鄭注曰寺之言侍也○孟子公孫丑下曰今之君子過訓順之周語下韋注曰遂猶順也○孟子告子上曰逢君之惡其罪大○孟子公孫丑下曰子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老子曰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河上公注本作軼軼乃俗字案缺缺之借字說文曰缺暗也○左傳十五年杜注曰史佚周武王時太史名佚

蘇子瞻留侯論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爲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其大。而其志甚遠也。一夫子房授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爲鬼物。亦已過矣。

子瞻數語撮過
以下更開妙境
其才力高人數
倍劉海峯曰且其
意不在書句空
中下拳

吳先生曰千金
之子數句挺接
秀勁

高先生曰孺子
可教以上老人
教子房以忍

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力盛也。以刃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爲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荊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老人所爲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使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一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捨之。句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劫。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爲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

吳先生曰秦王不驚二句聲光
遊後生學文
最宜摹畫此等
高先生曰項籍
所不能怒以上
中言能忍乃能
成功足上警戒
之意

高先生曰漢高
之能忍也由於
子房教之也作
文必如此推論

高先生曰末段
又出一意作結
而與忍字能相
關
王開修曰結極
奇而冷

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王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帝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強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爲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爲子房歟。

總評

王遵巖曰此文若隨者續變幻不羈曲盡文家操縱之妙。○吳北江先生曰此篇意精而文粹最東坡風采可愛處至太史公以婦人女子誚留侯者乃指其阿附呂后無慷慨激昂之大節故微文以刺譏之又東坡之所未喻也。

註攷

卒讀曰猝下同。○水經沂水注云沂水於下邳縣北西流分爲二水一水逕城東屈從縣南注泗謂之小沂水水上有橋徐泗間以爲圯昔張子房遇黃石公於圯上即此處也案索隱曰李奇云下邳人謂橋爲圯。○其事甚怪留侯世家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

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所見老父予書亦可怪矣○論衡自然篇曰或曰張良遊泗水之上遇黃石公授太公書○秦策三范雎曰奔育之勇焉而死史記范雎傳作孟賁夏育集解引許慎曰孟賁衛人又引漢書音義曰夏育衛人力舉千鈞○荀子臣道篇曰殷之伊尹周之太公可謂聖臣矣○史記刺客傳曰刺客者衛人也而之燕燕人謂之刺客又燕世家曰燕太子丹陰養壯士二十人使刺客督亢闔於秦因襲刺秦王秦王覺殺刺客○史記刺客傳曰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嚴仲子與韓相俠累有卻聶政至韓刺殺俠累○楚莊王伐鄭事見左傳宣十二年杜注曰肉袒牽羊示服爲臣僕○史記越王句踐世家曰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曰句踐請爲臣妻爲妾案左哀元年曰吳王夫差敗越子夫椒遂人越句踐以餘兵五千保棲會稽即此時也○史記淮陰侯傳曰信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僞詐多變反復之國也南邊楚不爲假王以鎮之其勢不立願爲假王便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韓信使者至發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且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爲王張良陳平蹠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爲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卽爲真王耳何以假爲乃遣張良往立信爲齊王○留侯世家太史公曰余以爲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王懷祖讀書雜誌四之十六曰魁梧皆大也

序 跋 類

韓退之讀荀子

張濂卿曰聖人之道句突起雄
賀松坡曰聖道
不傳於世數語
不便接荀子又
橫空起議以厚
其勢
賀曰火于秦二
句轉折險勁惟
退之有此

方望溪曰止如
棉木自周以後
惟太史公韓退
之有此以所讀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爲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揚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道。不傳於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紛紛籍籍相亂。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於秦。黃老於漢。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揚雄氏而止耳。及得荀氏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乎。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去之。故詩書春秋無疵。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於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與。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

皆周人之書故也
張曰末段通簡
斷制處又曰歸
宿

總評

曾曰矜慎之至一字不苟文氣類史公年表序○張曰卓識偉論上下千古其文勢甚雄闊而以盤勁之致行之彌覺聲光鬱然○又曰此文雖爲讀荀子作然直是自抒己意論孟荀楊三家耳而其中賓主秩然不亂○吳北江先生曰此等論古之作第一要有特識能辨別古今真僞高下而言之不爽銖累尺寸此非真能洞穿百代而有曠世之高見者不可果能如此則言立而不朽自爲古今不可少之大文其二則在簡嚴嚴重語皆得要不多著閒文冗語而風神跌宕寄眇旨于筆墨蹊徑之外柳州辨諸子佳處皆在此退之此文亦然當其時孟子之書世尙未甚尊崇而荀楊二家亦未大顯于世退之以己意斷之而後三家之分量乃定此退之之特識也

註攷

漢書藝文志儒家孫卿子三十三篇原注曰名況趙人案漢不避嫌名荀淑荀爽俱用本字左傳荀息以下並不改字何獨於荀卿改之蓋荀孫二字同音語遂移易如荆卿又爲慶卿也胡子威荀卿別傳攷證謂荀子姓當作郇以國爲氏又稱孫者蓋郇伯公孫之後以孫爲氏也潛夫論志姓氏篇云孫氏公孫氏國自有之孫氏者或王孫之班或公孫之班也是各國公孫之後皆有孫氏矣郇也孫也皆是也○孟子公孫丑上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滕文公下曰大者以王小者以霸○法言吾子篇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後之塞路者有矣竊自比于孟子又君子篇曰或問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與曰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或曰子小諸子孟子非諸子乎曰諸子者以其異於孔子者也孟子異乎不異案子雲推尊孟子如此故云因雄書而孟氏益尊也○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

孫曰如韓非申不害田駢慎到之屬○漢書劉屈氂傳顏注曰竊籍猶紛紛也○錢曉徵跋謝刻本荀子曰蓋自仲尼既歿儒家以孟荀爲最醇太史公敘列諸子猶以孟荀標目韓退之於荀氏雖有大醇小疵之譏然其云吐辭爲經優入聖域則與孟氏並稱無異詞也宋儒所訾議者惟性惡一篇愚謂孟言性善欲人之盡性而樂於善荀言性惡欲人之化性而勉於善立言雖殊其教人以善則一也然則荀子書詎可以小疵訾之哉古書僞與爲通荀子所云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此僞字即作爲之爲非詐僞之僞故又申其義云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堯典平秩南訛史記作南爲（五帝本紀）漢書王莽傳作南僞此僞即爲之證也○吳肇甫先生曰堯問篇末言孫卿孔子弗過世皆知其徒所爲矣其他與卿言不類者亦皆其徒之言也夫卿既言治生於君子亂生於小人矣（玉制篇）顧又言便嬖左右爲窺遠收衆之門戶（君道篇）既言巧敏佞說善取寵爲能臣矣（臣道篇）又言事聖君之義以順志爲上（同上）安得一人之言詭易如此凡此類必韓非李斯之徒所竄易者我非卿言決也退之能辨古書正譌意其欲削者其此類也歟

韓退之張中丞傳後叙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闕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爲張巡

雷萬春事順甫
疑作南雲
吳北江先生曰
此文前半發明
許遠後半附記
齊雲先著此二
語以爲關鍵

吳先生曰所欲
忠者二句提倡
而入淋漓生動
以下至人相食
且盡句句頓挫
極盤跌宕之
致吳先生曰鳥
城墳三句再提
此下咽住
吳先生曰雖至
愚者不忍爲再
折一句盤礴宕
吳先生曰如巡

傳翰以文章自名。爲此傳頗詳密。然尙恨有闕者。不爲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一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爲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爲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愧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爲。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爲之邪。一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

遠之所成就四
篇多用提振長
氣恐以曼衍不
振而入於靡弱
也
吳先生曰守一
城捍天下數語
如崇山峻嶺起
立天半
吳先生曰蔽遮
雄邁震古鏖今
吳先生曰棄城
圖存數句旁溢
四出尤爲酣恣
橫放○又曰若
勢崢嶸○又曰
有神助○又曰
不迫議此○又
折勁峭○又曰
奮發制一段陷
勝上二篇之
吳先生曰雲博
慨語曰數句敘
述激昂有生氣

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強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迫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州間。親祭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已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強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

吳先生曰雖欲獨食雖食刻至兩層沉著刀斷○數句拔刀如指數句深如見○吳先生曰愈覺超逸此類上添毫之筆乃生氣之溢出者文章死等活又全爭此等精微之語乃文章不傳之境獨多史記亦往則有絕矣韓公之文所以振起八代之精神者活虎之精生龍以先生曰張籍曰下專記張籍首預之言乃知章故所以張籍之章法緊湊不散漫也

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爲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爲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輒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既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爲也公有言雲敢不死既不屈一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籍大歷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尙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爲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徧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爲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

吳先生曰著天
城陷一段與前
記巡死時相照
應古人又字皆
變對照也特
加以參差變化
令人不覺耳

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爲文章操紙
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
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
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
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
月日後於巡。呼巡爲兄。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中死於亳宋間。或傳嵩有
田在亳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爲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總評

茅曰通篇句字氣皆太史公體。非昌黎本色。○方曰退之敘事文不學史記而生氣
奮動處不覺與之相近。○又曰截然五段。用鈎連而神氣流注。章法渾成。惟退之

有此。○汪曰筆力如蛟龍之翔。如虎鳳之躍。此正昌黎本色。鹿門止因昌黎碑文造語。古奧
遂謂此非昌黎本色。謬也。○張曰其屈盤遒勁。雄岸自遂。處仍係退之本色。○吳北江先生
曰此退之文之極似太史公者。韓文所以雄峙千古。賴有此耳。

註攷

舊唐書忠義傳曰張巡蒲州河東人○方望溪曰前三段乃議論不得日記張中丞遺事後二段乃敘事不得曰讀張中丞傳故標以張中丞傳叙○洪慶善韓子年譜曰憲宗元和元年夏召爲國子博士二年分敎東都生魏仲舉謂夏末出京則四月十三日尙在京師故云與籍閱家中舊書也○張籍字文昌新唐書籍傳稱和州烏江人此云吳郡蓋其族望也○舊書文苑傳曰李華趙郡人華宗人翰亦以進士知名祿山之亂翰從友人張巡客宋州巡率州人守城賊攻圍經年食盡矢窮方陷當時薄巡者言其降賊翰乃叙巡守城事迹撰張巡姚閻等傳兩卷上之肅宗方明巡之忠義士友稱之○舊書忠義許遠傳曰許遠者杭州鹽官人也祿山之亂或薦遠素練戎事玄宗召見拜睢陽太守○新書忠義雷萬春傳曰雷萬春者不知所來事巡爲偏將萬春將兵方略不及霧雲而強毅用命每戰巡任之與霧雲鈞李者卿文章精義曰雷萬春俗本誤耳前半篇是說巡遠後半篇是南霧雲即不及雷萬春事茅順甫韓文鈔亦謂雷萬春疑當作南霧雲閻百詩潛邱笱記卷五亦謂作南霧雲爲是○新書巡傳曰遠自以材不及巡請稟軍事而居其下巡受不辭遠專治軍糧戰具○新書巡傳曰城陷送遠洛陽至假師亦以不屈死○新書遠傳曰大曆中巡子去疾上書曰睢胡南侵父巡與睢陽太守遠各守一而城陷賊所入自遠分○新書巡傳曰巡士多餓死者皆瘻傷氣乏巡出愛妾殺以大饗遠亦殺奴僮以哺卒○爾雅釋蟲曰蚍蜉大蠃○賊語以國亡主滅沈文起補注曰當睢陽被圍賊以此言誘脅雖無文亦理所應有○孟子萬章上曰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孫曰遠與巡分城而守巡守東

北遠守西南○姚萇塢曰大歷中巡子去疾上書言城陷賊所入自遠分則當時有妄爲是語者去疾不詳而苟同之也○詩載馳毛傳曰尤過也○論語顏淵篇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新書巡傳曰賊知外援絕圍益急衆議東奔巡遠議以睢陽江淮保障也若棄之賊乘勝鼓而南江淮必亡且師饑衆行必不達○捍扞字同左傳桓十二年杜注曰扞衛也○沈文起曰通鑑卷二百十九至德二載五月山南東道節度使魯靈棄南陽奔襄陽八月靈昌太守許叔冀奔彭城睢陽士卒死傷之餘纔六百人是時叔冀在譙郡尚衡在彭城賀蘭進明在臨淮皆擁兵不救○韓子年譜曰貞元十二年秋爲汴州觀察推官十五年秋爲徐州節度推官○樊曰時詔贈巡揚州大都督遠荊州大都督皆立廟睢陽歲時致祭號雙廟○新書忠義南霽雲傳曰南霽雲者魏州頓邱人少微賤爲人操舟祿山反鉅野尉張沼起兵討賊拔以爲將尚衡擊汴州賊李廷望以爲先鋒遣至睢陽與張巡計事退謂人曰張公開心待人真吾所事也遂留巡所又巡傳曰御史大夫賀蘭進明屯臨淮許叔冀尚衡次彭城巡使霽雲如叔冀請師不應巡復遣如臨淮告急引精騎三十冒圍出賊萬衆遮之霽雲左右射皆披靡○按新傳云請置一指以示信歸報中丞也因拔佩刀斷一指一座大驚○魏書釋老志曰凡宮塔制度猶依天竺舊狀而重構之從一級至三五七九世人相承謂之浮圖○唐淮南道和州有烏江縣清統志曰安徽和州烏江廢城在州東北○孫曰以巡者以巡立功故得官元和郡縣志河南道亳州有臨渙縣○樊曰巡開元二十四年進士劉夢得嘉話載其謝加金吾表有云主辱臣死當臣致命之時惡稔罪盈是賊

滅亡之日。激勵將士。賦詩有云。裏瘡猶出陣。飲血更登陣。又夜聞笛聲。詩有云。營開星月近。戰苦陣雲深。觀此則巡之文章可見矣。○僅字有多少二義。此士卒僅萬人。蓋用其多義。○詩君子陽陽。毛傳曰。陽陽無所用其心也。○新書遠傳曰。遠與巡同年生而長。故巡呼爲兄。與此異。

柳子厚論語辯

或問曰。儒者稱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信乎。曰。未然也。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少孔子四十六歲。曾子老而死。是書記曾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無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爲之也。何哉。且是書載弟子必以字。獨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號之也。然則有子何以稱子。曰。孔子之沒也。諸弟子以有子爲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問。乃叱避而退。則固嘗有師之號矣。今所記獨曾子最後死。余是以知之。蓋樂正子春子思之徒與爲之爾。或曰。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然而卒成其書者。曾氏之徒也。

高閔仙先生曰
讀書得閒

何曰收處甚密

總評

方望溪曰觀此二篇可知古人讀書必洞見垣一方人而後的然無疑不如此則朱子所謂以意包籠如從數里外望見城郭輒云我已知此地者

註攷

漢書藝文志曰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曾子少孔子四

十六歲見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家語七十二弟子解○曾子死見論語泰伯篇○仲尼弟子列傳曰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爲師師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爲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闕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高先生曰此事後儒多駁之史通暗惑篇曰有若名不隸於四科譽無借於十喆逮尼父既沒方取爲師以不答所問始令避坐此乃童兒相戲非復長老所爲容齋隨筆卷十五曰此兩事殆近於星麻卜祝之學何足以爲聖人有若不能知何所加損而弟子避以是斥退之乎孟子稱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曾子不可但言江漢秋陽不可尙而已未嘗深詆也且門人所傳者道也豈應以狀貌之似而師之邪困學紀聞卷七曰此太史公采雜說之謬宋子京蘇子由辨之矣孟子謂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朱子云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豈謂貌似之哉又卷

十一曰宋景文曰此鄒魯間野人語耳觀孟子書則始嘗謀之後弗克舉安有撤座之論乎
○舊注曰樂正子子思二人曾子弟子案禮記檀弓上曾子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鄭注
曰子春曾參弟子○高先生曰子思爲曾子弟子未見漢人有此說韓退之送王秀才墳序
曰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與子厚同然猶作推測之詞自宋以後竟成定論矣

柳子厚論語辨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曰余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天后土有罪不敢赦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無以爾萬方或問之曰論語書記問對之辭耳今卒篇之首章然有是何也柳先生曰論語之大莫大乎是也是乃孔子常常諷道之辭云爾彼孔子者覆生人之器也上焉堯舜之不遭而禪不及已下之無湯之勢而已不得爲天吏生人無以澤其德日視聞其勞死怨呼而已之德涸焉無所依而施故於常常諷道云爾而止也此聖人之大志也無容問對

高閔仙先生曰
彼孔子者至無
容問對於其間
皆於無字處讀
實真所謂善讀
書矣
吳北江先生曰

勞死視也怨呼
聞也此古大家
句法

於其間。弟子或知之。或疑之不能明。相與傳之。故於其爲書也。卒篇之首。嚴而立之。

總評

方望溪曰此文標然若秋雲之遠使人可望而不可及如出自宋以後人即所見到此文境亦不能如此清深曠逸○吳北江先生曰議論能見其大文亦雍容有度柳子志在用世固以天下自任者雖不敢遽比宜聖而意中實有所注故津津然有味乎其言之也○又曰此文所談偉矣而理論不無少誤謂弟子以此尊大夫子之道可也必謂孔子之不得志乃取古聖禪代之事而常諷道之陋矣

註攷

論語堯曰篇集解曰曆數謂列次也○集解引包咸曰困極也永長也言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終○集解引孔安國曰舜亦以堯命己之辭命禹也○集解引孔曰履殷湯名也此伐桀告天文也殷家尙白未變夏禮故用玄牡也○禮記坊記鄭注曰章明也○說文曰諷誦也○孟子公孫丑下趙注曰天吏天使也楚辭七諫謬諫王注曰涸塞也

柳子厚辨文字

文子書十二篇。其傳曰老子弟子。其辭時若有可取。其指意皆本老子。然考其書。蓋駁書也。其渾而類者少。竊取他書以合之者多。凡孟管輩數

高閑仙先生曰
其指意皆本老
子以上揚明其
本旨

高先生曰或者
衆爲衆歛以成
其書歟以上釋
其爲歟書刊削
高先生曰刊削
雜亂者苦爲定
本並發其意

家。皆見剽竊。嶢然而出其類。其意緒文辭又牙相抵而不合。不知人之增
益之歟。或者衆爲聚歛以成其書歟。然觀其往往有可立者。又頗惜
之。憫其爲之也勞。今刊去謬亂惡雜者。取其似是者。又頗爲發其意。藏
家。」

總評 方望溪曰意致妙
遠在筆墨之外

註攷 漢書藝文志道家有文子九篇原注曰老子弟子○凡孟管輩數家皆見剽竊高先
生曰如精誠篇憂民之憂者云云出孟子梁惠王下處于不傾之地云云出管子牧

民篇皆直襲其語又上德篇濯足濯纓之語本孟子離婁上杯水車薪之語本孟子告子上
自然篇海不讓水潦之語本管子形勢解其餘襲其意而異其文者不可枚舉要之文子一
書襲用淮南子者最多而管孟以及莊荀呂韓等次之其爲剽竊諸書而成無疑也○玉篇
曰剽削也截也○玉篇曰嶢高峻貌○又牙疊韻連語又作杈枒文選魯靈光殿賦曰枝撐
杈枒而斜據李注曰杈枒參差之貌

柳子厚辨鬼谷子

高閔仙先生曰
鬼谷子要爲無
取句斷制謹嚴
吳攀甫先生曰
世之言縱橫者
時葆其書句接
筆不測幸矣
高先生曰幸矣
人空濼之者少
妙不測又曰筆
今元子又文之
以指要又曰入
捷便○又曰意
嚴而語有含蓄
便不流於淺直

元冀好讀古書。然甚賢鬼谷子。爲其指要幾千言。鬼谷子要爲無取。漢時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鬼谷子後出。而險塾峭薄。恐其妄言亂世。難信。學者宜其不道。而世之言縱橫者。時葆其書。尤者晚乃益出。七術怪謬。異甚。不可考校。其言益奇。而道益隘。使人狙狂。失守。而易於陷墜。幸矣。人之葆之者少。今元子又文之以指要。嗚呼。其爲好術也過矣。

總評 方望溪曰破空而游邈然難攀

註攷

鬼谷子案史記戰國時隱居潁川陽城之鬼谷因以自號長於養生洽身蘇秦張儀師之○元冀鬼谷子指要舊唐經籍志新唐藝文志皆不載蓋其書不傳玉海卷五

十三曰鬼谷子元冀爲指要幾千言蓋亦據子厚此文未見其書也○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引張揖曰熟古戾字○葆保字通○鬼谷子本經陰符七論曰盛神法五龍養志法靈龜實意法騰蛇分威法伏熊散勢法鷲鳥轉圓法猛獸損兌法靈著即七術也○舊注曰隘音洽狹同○漢書諸侯王表序曰騁狙詐之兵叙傳曰孫吳狙詐案狙狂猶狙詐也狂誑字通說文曰誑欺也

柳子厚辨鴟冠子

余讀賈誼鴟賦。嘉其詞。而學者以為盡出鴟冠子。余往來京師。求鴟冠子。無所見。至長沙。始得其書。讀之。盡鄙淺言也。唯誼所引用。為美。餘無可者。吾意好事者。偽為其書。反用鴟賦以文飾之。非誼有所取之。決也。太史公伯夷列傳。稱賈子曰。云云。為博極羣書。假令當時有其書。遷豈不見耶。假令真有鴟冠子書。亦必不取。鴟賦以充入之者。何以知其然耶。曰。不類。

高閑仙先生曰。非誼有所取之。決也。以上言鴟冠子。襲取鴟鳥賦。高先生曰。自太史公伯夷列傳。稱賈子曰。云云。以下又據史公。不引鴟冠子。以其偽。證既確。文字亦極操縱之能。

總評

吳北江先生曰。子厚辨諸子數篇。文體崇峻。雅潔。氣清。色夷。直述所見。無所矜飾。而妙造自然。故前輩皆以為不可及。亦學者所宜留意也。○高先生曰。辨別古書真偽。

清儒尤擅其長。後世學者。羨前才之得名也。於是鹵莽滅裂。不肯深思。切究。稍有所疑。輒斥為偽書。以迎合淺人不悅學之心理。而博取高名。遂致古書竟無可讀者。其流毒遂不可勝言。昔吾友劉際唐。斥為仇士良。愚主之術。雖為笑謔之言。亦深中其欺世盜名之心矣。讀子厚諸篇。能不為之三歎耶。

註攷

漢書藝文志道家有鵩冠子一篇原注曰楚人居深山以鵩爲冠○史記賈生傳曰賈生爲長沙太傅三年有鵩飛入賈生舍止於坐隅楚人命鵩曰服賈生旣以適居

長沙長沙卑溼自以爲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爲賦以自廣毛詩義疏云鵩大如鳩綠色惡聲鳥也入人家凶○鵩鳥賦之文多見鵩冠子世兵篇今並載於下賦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注曰禍乎福之所倚福乎禍之所伏賦曰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域鵩曰憂喜聚門吉凶同域賦曰彼吳彊大兮夫差以敗越棲會稽兮句踐霸世鵩曰吳大兵彊夫差以困越棲會稽句踐霸世賦曰夫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纏鵩曰禍與福如糾纏賦曰水激則旱兮矢激則遠萬物迴薄兮振蕩相轉鵩曰水激則旱矢激則遠精神迴薄振蕩相轉賦曰達人大觀兮物無不可鵩曰達人大觀乃見其可賦曰貪夫殉財兮烈士殉名鵩曰烈士殉名貪夫殉財賦曰夸者死權兮品庶馮生鵩曰夸者死權自貴矜容賦曰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鵩曰至人遺物獨與道俱賦曰廖廓忽荒兮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兮得坻則止鵩曰乘流以逝與道翱翔賦曰縱軀委命兮不私與已鵩曰縱軀委命與時往來賦曰汜乎若不繫之舟鵩曰泛泛乎若不繫之舟賦曰細故蒞芥何足以疑鵩曰細故裂蒺奚足以疑○至長沙案當是子厚貶永州時路出於此唐江南道潭州長沙縣今湖南長沙縣治○困學紀聞卷十曰鵩冠子博選篇用戰國策郭隗之言王鈇篇用齊語管子之言不但用賈生鵩賦而已柳子之辯其知言哉

歐陽永叔五代史一行傳序

高閑仙先生曰
豈果無其人哉
句虛轉不落平
實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當此之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搢紳之士安其祿而入其朝。充然無復廉恥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謂自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世。而怪當時可道者何少也。豈果無其人哉。雖曰千戈興學校廢而禮義衰風俗墮壞。至於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嘗無人。也。吾意必有潔身自負之士。嫉世遠去而不可見者。自古材賢有韞於中而不見於外。或窮居陋巷。委身草莽。雖顏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不彰。况世變多。故而君子道消之時乎。吾又以為必有負材能修節義而沈淪於下。泯沒而無聞者。求之傳記而亂世崩離文字殘缺不可復得。然

吳北江先生曰
自起語至負材
能修節義而無
於下武沒而無
聞者句一氣排
宕之中而用雙
行之筆層疊而
下故覺參差盤
鬱厚重不欻多
見在歐文殊不
多

僅得者四五人而已。處乎山林而羣麋鹿。雖不足以爲中道。然與其食人之祿。俛首而包羞。孰若無愧於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人焉。曰鄭遨張薦。

明、勢、力、不、屈、其、心、去、就、不、違、其、義、吾、得、一、人、焉、曰、石、昂、苟、利、於、君、以、忠、獲、罪、何、必、自、明、有、至、死、而、不、言、者、此、古、之、義、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贇、五、代、之、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於、兄、弟、夫、婦、人、倫、之、際、無、不、大、壞、而、天、理、幾、乎、其、滅、於、此、之、時、能、以、孝、弟、自、修、於、一、鄉、而、風、行、天、下、者、猶、或、有、之、然、其、事、迹、不、著、而、無、可、紀、次、獨、其、名、氏、或、因、見、於、書、者、吾、亦、不、敢、沒、而、其、略、可、錄、者、吾、得、一、人、焉、曰、李、自、倫、作、一、行、傳、

總評

劉海峰曰慨歎淋漓風神蕭颯○吳北江先生曰歐文專以風神擅長至此篇前半迴旋轉折感慨淋漓幾於筆不著紙而勁語盤空調曲醴厚虛神盪漾之中自有縱橫排奐之氣求之歐公集中正復不可多見後段重復提起盤旋作勢亦與前路相稱

註攷

郡齋讀書志卷五曰五代史記七十五卷歐陽永叔以薛居正史繁猥失實重加修定藏於家永叔沒後朝廷聞之取以付國子監刊行○范蔚宗後漢書有獨行傳此云一行蓋取其意○歐陽文忠集附歐陽伯和（名發永叔子）等述曰先公撰五代史七十四卷褒貶善惡爲法精密發論必以嗚呼曰此亂世之書也○易坤文言曰天地閉賢人隱又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案弑君如梁太祖朱全忠

唐廢帝王從珂晉高祖石敬瑭周太祖郭威皆是武父梁鄧王朱友珪是○史記封禪書集解引李奇曰摺插也插笏於紳紳大帶○荀子子道篇曰顏色充盈○論語雍也篇子曰賢哉回也在陋巷不改其樂○孟子萬章下曰在野曰草莽之臣○史記伯夷傳曰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子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劉孝標廣絕交論曰獨立高山之頂歡輿鹿鹿當羣○說文曰頽低頭也重文作俛易否六三曰包羞鄭遨張薦明傳略曰鄭遨字雲叟滑州白馬人也入少室山爲道士唐明宗時以左拾遺普高祖時以諫議大夫召之皆不起即賜號爲逍遙先生與遨同時者張薦明者燕人也少以儒學遊河朔後去爲道士通老子莊周之說高祖賜號通玄先生○石昂傳略曰石昂青州臨淄人也節度使符彥習高其行召以爲臨淄令習入朝京師監軍楊彥朗知留後事昂以公事至府上謁贊者以彥朗諱石更其姓曰右昂趨于庭仰責彥朗曰內侍奈何以私害公昂姓石非右也昂即趨出解官還于家○程福贊傳略曰程福贊者不知其世家晉出帝時爲奉國右廂都指揮使開運中契丹入寇出帝北征奉國軍士乘閒夜縱火焚宮欲因以爲亂福贊身自救被傷火滅而亂者不得發福贊以爲契丹且大至而天子在軍京師空虛不宜以小故動搖人聽因匿其事不以聞軍將李殷誣福贊與亂者同謀不然何以不奏出帝下福贊獄人皆以爲冤福贊終不自辯以見殺○李自倫傳略曰李自倫者深州人也天福四年正月尙書戶部奏深州司功參軍李自倫六世同居按驗不妄敕以所居飛鳧鄉爲孝義鄉匡聖里爲仁和里准式旌表門閭

高、闊、仙、生、曰、起、勢、甚、遠、惜、爲、神、氣、製、成、濫、調、後、人、復、用、矣、莊、高、先、生、曰、原、莊、下、三、所、曰、得、天、海、峯、擬、刪、去、然、古、人、之、文、心、去、知、其、失、可、也、不、宜、以、意、妄、改、此、段、李、剛、已、曰、勢、此、叙、事、筆、勢、自、方、其、剛、已、曰、勢、此、李、剛、已、曰、勢、此、其、剛、已、曰、勢、此、組、繫、下、數、行、以、字、橫、空、而、來、如、風、浪、相、搏、洪、濤、鉅、浪、忽、起、忽、落、極、天、下、之、壯、觀、而、聲、情、之、沈、鬱、氣、勢、之、淋、漓、與、史、公、亦、極、爲、相、近、也、吳、北、江、先、生、曰、豈、得、之、難、二、句、再、加、盤、旋、以、取、風、韻

歐陽永叔五代史伶官傳序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所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

吳先生曰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再接再厲李剛已曰播不開作結有婢波不盡之勢所謂篇終接混茫者也

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作伶官傳

總評

吳北江先生曰此文體調發皇色采蔚茂抑揚跌宕風神之美千古常新歐公生平極盛文字

註攷

舊五代史唐書莊宗紀曰莊宗諱存勗武皇帝之長子也天成元年有司上諡曰光聖神閔孝皇帝廟號莊宗○王元之五代史闕文曰世傳武皇臨薨以三矢付莊宗

曰一矢討劉仁恭汝不先下幽州河南未可圖也一矢擊契丹且曰阿保機與吾把臂而盟結為兄弟誓復唐家社稷今背約附梁汝必伐之一矢滅朱溫汝能成吾志死無憾矣莊宗藏三矢於武皇廟廷及討劉仁恭命募吏以少牢告廟請一矢盛以錦囊使親將負之以為前驅凱旋之日隨俘馘納矢於太廟伐契丹滅朱氏亦如之○通典職官十四曰漢制部郡國有從事史漢魏之際復增祭酒文學從事員晉又有武猛從事員唐以來無從事官名此則泛指椽屬耳○儀禮少牢饋食禮賈疏引鄭目錄曰羊豕曰少牢○凱愷字同周禮大司馬鄭注曰兵樂曰愷左僖二十八年曰振旅愷以入于晉○新史劉守光傳曰梁乾化元年八月自號大燕皇帝改元曰應天明年晉遣周德威攻燕破其城執仁恭及其家族三百口守光走滄州被擒送幽州晉王命械守光並其父仁恭以從軍晉王至太原仁恭父子曳以組練獻於太廟○舊史梁書末帝紀曰末帝諱瑱初名友貞太祖第四子也龍德三年十月

唐軍長驅將至帝召控鶴都將皇甫麟謂之曰吾與晉人世讐不可俟彼刀鋸卿可盡我命麟進刀於建國樓之廊下帝崩麟即時自剄唐帝入東京詔河南尹張全義收葬之其首藏於太社○舊史莊宗紀曰同光四年郭崇韜誅人情震駭訛言云帝已晏駕其言播於鄆市貝州軍士皇甫暉等因夜聚蒲博不勝遂作亂帝命元行欽討久而無功乃命嗣源行營三月壬子李嗣源領軍至鄆都是夜城下軍亂迫嗣源爲帝元行欽請車駕辛汴州嗣源已入於汴帝聞諸軍離散精神沮喪至萬勝鎮即命旋師登路旁荒塚置酒視諸將流涕甲戌次石橋帝置酒野次悲啼不樂謂元行欽等曰卿等如何元行欽等百餘人垂泣而奏曰乞申後効以報國恩於是百餘人皆拔刀截髮以斷首自誓上下無不悲號○滿招損二句書僞大禹謨之文○本傳曰敗政亂國者有景進史彥瓊郭門高三人爲最郭門高者名從謙門高其優名也李嗣源兵反嚮京師莊宗東幸汴州至萬勝不得進而還軍士離散居數日復東幸汜水四月丁亥朔朝羣臣於中興殿莊宗入食內殿從謙自營中露刃注矢馳攻與數門與黃甲軍相射莊宗聞亂率諸王衛士聲亂兵出門亂兵縱火焚門緣城而入從樓上射帝帝傷重踏于絳霄殿廊下至午時帝崩

歐陽永叔蘇氏文集序

予友蘇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遺稿於太子太傅杜公之家。而集錄之以爲十卷。子美杜氏壻也。遂以其集歸之。而告於公曰。斯文。金。

吳北江先生曰
見遺於一時
句破空而來
出光燄

吳先生曰至其
文章二句極力
盤旋以取頓宕
之致

高閑仙先生曰
嗟吾子美句其

玉也。棄擲埋沒糞土不能銷蝕。其見遺於一時。必有收而寶之於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能常自發見。而物亦不能揜也。故方其擯斥摧挫流離窮厄之時。文章已自行於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及嘗能出力而擠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揜蔽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屈於今世。猶若此。其伸於後世。宜如何也。公其可無恨。予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於古。唐衰兵亂。又百餘年。而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於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或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相及。何其難之若是歟。豈非難得其人歟。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於治世。世其可不爲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廢爲民。而流落

嗚咽之聲千古
如見此等提接
之法最爲此段
吳先生曰此愛
後半神韻縱宕
處全自史記得
來

以死。此其可以嘆息流涕而爲當世仁人君子之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才者惜也。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進士於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擗裂號爲時文以相誇尙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爲古歌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於古焉。獨子美爲於舉世不爲之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取舍可謂特立之士也。子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而廢後爲湖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貌奇偉望之昂然而即之溫溫久而愈可愛慕其材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賴天子聰明仁聖凡當時所指名排斥二三大臣而下欲以子美爲根而累之者皆蒙保全今並列於榮寵雖與子美同時飲酒得罪之人多一時之豪俊

亦被收采。進顯於朝廷。而子美獨不幸死矣。豈非其命也。悲夫。

總評

吳北江先生曰歐文專以風神跌宕見長此篇亦歐公之極致

註攷

宋史藝文志有蘇舜欽集十六卷永叔序言十卷今蘇學士集十六卷與宋志同○居士集原注曰皇祐三年○永叔湖州長史蘇君墓志銘曰君諱舜欽字子美其上

世居蜀後徙開封爲開封人舉進士中第范文正公薦君召試得集賢校理於是時范文正公與今富丞相三所設施而小人不便思有以撼動未得其根以君文正公之所薦而宰相杜公壻也乃以事中君坐監進奏院祠神奏用市故紙錢會客爲自盜除名君攜妻子居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居數年復得湖州長史慶曆八年十二月某日以疾卒於蘇州享年四十有一○高先生曰慶曆八年明年改元皇祐故皇祐三年正子美亡後四年也○永叔杜祁公墓誌銘曰杜公諱衍字世昌越州山陰人也以太子太師致仕累遷太子太保太傅太師封祁國公於其家女長適集賢校理蘇舜欽○蘇君墓誌銘曰故湖州長史蘇君有賢妻杜氏自君之喪布衣疏食居數歲提君之孤子斂其平生文章走南京號泣於其父曰吾夫屈於生猶可三於死其父太子太師以告於予予爲集次其文而序之又曰君先娶鄭氏（子美有亡妻鄭氏墓誌銘）後娶杜氏○新唐書太宗本紀贊曰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自古功德兼隆自漢以來未之有也○困學紀聞卷十

四曰鄭毅夫謂唐太宗功業雄卓然所爲文章纖靡浮麗嬌然婦人小兒嬉笑之聲不與其功業稱甚矣淫辭之溺人也神宗聖訓亦云唐太宗英主乃學徐庾爲文原注曰溫泉銘小山賦之類可見○續通鑑長編卷一百五十三曰慶曆四年十一月甲子監進奏院右班殿直劉巽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蘇舜欽並除名先是杜衍范仲淹富弼等同執政多引用一時聞人欲史張庶事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不便其所爲而舜欽仲淹所薦其妻又衍女也少年能文章議論稍侵權貴會進奏院祠神舜欽循前例用鬻故紙公錢召妓女開席會賓客拱辰廉得之諷其屬魚周詢劉元瑜等劾奏因欲動搖衍事下開封府治於是舜欽及巽俱坐自盜洙等與妓女雜坐而休復約延雋延讓又服慘未除益柔並以謗訕周孔坐之同時斥逐者多知名士世以爲過薄而拱辰等方自喜曰吾一舉網盡矣獄事起樞密副使韓琦言于上曰舜欽等一醉飽之過止可付有司治之可至是上悔見於色○澠水燕談錄卷七曰蘇子美慶曆末謫居姑蘇以詩自放○歐陽文忠年譜永叔生於宋眞宗景德四年丁未至慶曆八年戊子年四十二子美卒於是年年四十一則生景德五年少永叔一歲○年譜曰天聖九年三月公至西京錢文僖公爲留守幕府多名士與尹師魯梅聖俞尤善曰爲古文歌詩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宋史文苑蘇舜欽傳曰天聖中學者爲文多病偶對舜欽與河南穆脩好爲古文歌詩一時豪傑多從之遊兄舜元字才翁爲歌詩亦豪健○長編卷一百一十三曰明道二年冬十月辛亥上諭輔臣曰近歲進士所試詩賦多浮華而學古者或不可以自進宜令有司兼以策論取之○宋史職官志曰大理評事爲正八品○文獻通攷職

官五曰集賢殿書院開元中置宋爲集賢院直院校理以京官以上充無常員○職官志曰諸州長史爲正九品○論語子張籍子夏曰君子望之儼然矜之也溫○長編卷一百五十四曰慶曆五年春正月乙酉參知政事范仲淹爲資政殿學士知邢州樞密副使富弼爲資政殿學士京東西路安撫使知鄆州丙戌侍郎平章事兼樞密使杜衍罷爲尙書左丞知兗州自蘇舜欽等斥逐衍迹危矣陳執中在中書又數與衍異因譖衍上人其言故與仲淹弼俱罷衍爲宰相纔百二十日也○二三大臣指范富杜諸公欲以子美累之者蔡襄孫甫余靖以及永叔皆是○興子美飲酒同得罪者宋敏求慶曆五年九月爲館閣校勘王洙皇祐二年三月同判太常寺三年知制誥呂溱皇祐二年八月爲右正言王益柔黜監復州酒稅後久之爲開封府推官鹽鐵判官江休復黜監蔡州商稅後久之知秦符縣事後復得集賢校理皆進顯於朝廷也

歐陽永叔江鄰幾文集序

余竊不自揆。少習爲銘章。因得論次當世賢士大夫功行。自明道景祐以來。名卿鉅公。往往見於余文矣。至於朋友故舊。平居握手。言笑意氣。偉然可謂一時之盛。而方從其游。遽哭其死。遂銘其藏者。是可嘆也。蓋自尹師

沈曰上概說交
遊此說到同權
憂患文章可傳
此行文淺深法

高閔仙先生曰
由銘墓說入序
文以聖俞子美
爲鄰幾影子今
昔俯仰感喟蒼
涼使人情爲之
移

魯之亡。逮今二十五年之間。相繼而歿。爲之銘者。至二十人。又有余不及。銘與雖銘而非交。且舊者皆不與焉。嗚呼。何其多也。不獨善人君子難得。易失而交。游零落如此。反顧身世。死生盛衰之際。又可悲夫。而其間又有不幸。罹憂患。觸網羅。至困阨流離。以死與夫仕宦連蹇。志不獲伸而歿。獨其文章尙見於世者。則又可哀也。歟。然則雖其殘篇斷稿。猶爲可惜。況其可以垂世而行遠也。故余於聖俞子美之歿。旣已銘其壙。又類集其文而序之。其言尤感切而殷勤者。以此也。一陳留江君隣幾。常與聖俞子美游。而又與聖俞同時以卒。余旣誌而銘之。後十有五年。來守淮西。又於其家得其文集而序之。隣幾毅然仁厚君子也。雖知名於時。仕宦久而不進。晚而朝廷方將用之。未及而卒。其學問通博。文辭雅正。深粹而論議多所發明。詩尤清淡閒肆。可喜。然其文已自行於世矣。固不待余言以爲輕重。而

余特區區於是者。蓋發於有感而云然。

總評

茅曰江鄰幾文今不傳當非其文之至者而歐陽公序之祇道其故舊凋落之意隱然可見○劉曰情韻之美歐公獨擅千古而此篇尤勝

註攷

居士集原注曰熙寧四年○高先生曰永叔江鄰幾墓誌銘曰文集二十卷宋史文苑江休復傳同讀書志書錄解題皆不載文獻通考經籍考六十一有江鄰幾文集二十卷隆平集卷十五云三十卷宋史藝文志作四十卷又各不同今其文已佚不可考○禮記檀弓上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韓稚圭故崇信軍節度副使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尹公墓表師魯卒于慶曆七年四月至熙寧四年正二十五年也○高先生曰二十人固不必泥定其文亦未必悉載集中但以居士集及外集墓誌銘約略計之如尹師魯（慶曆八年）杜祁公（同上）尹子漸（至和元年）梅君讓（皇祐元年）蘇子美（嘉祐元年）王原叔（嘉祐二年）許子春（嘉祐二年）吳春卿（嘉祐四年）孫之翰（嘉祐五年）梅堯臣（嘉祐六年）江鄰幾（同上）石守道（治平二年）薛元卿（治平三年）薛得之（同上）薛宗道（同上）蘇明允（治平四年）胡武平（同上）蔡君謨（熙寧元年）劉原父（熙寧二年）亦得二十人也○漢書楊雄傳顏注曰連蹇難也○永叔梅聖俞墓誌銘曰嘉祐五年京師大疫四月乙亥聖俞得疾臥城東汴陽坊居八日癸未聖俞卒聖俞字也其名堯臣姓梅氏宣州宣城人也○永叔湖州長史蘇

君墓志銘曰君諱舜欽字子美慶曆八年十二月某日以疾卒于蘇州享年四十有一○永叔江鄰幾墓誌銘曰君諱休復字鄰幾其爲文章淳雅尤長於詩淡泊閒遠往往造人之不至嘉祐五年四月乙亥以疾卒於京師君姓江氏開封陳留人也○年譜曰熙寧三年七月辛卯改知蔡州九月甲寅至蔡高先生曰自嘉祐五年至熙寧三年凡十一年即以作序之年計之亦僅十二年耳此序云十有五年五字蓋傳寫之誤○中山詩話曰江鄰幾善爲詩清淡有古風蘇子美坐奏進院事謫官後死吳中江作詩云郡邸獄冤誰與辯皇橋客死事同悲用事甚精當

歐陽永叔釋秘演詩集序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知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不可得。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爲人。廓然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予疑

高閑仙先生曰
欲從而求之不可得
句逆折

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遊。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浮圖秘演者。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相高。二人懽然無所間。曼卿隱於酒。秘演隱於浮圖。皆奇男子也。然喜爲歌詩以自娛。當其極飲大醉。歌吟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遊。予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間。秘演北渡河。東之濟。輒無所合。困而歸。曼卿已死。秘演亦老病。嗟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予亦將老矣。夫「曼卿詩辭清絕。尤稱秘演之作。以爲雅健。有詩人之意。秘演狀貌雄傑。其胸中浩然。既習於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於世。而懶不自惜。已老。眊其橐。尙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秘演漠然無所向。聞東南多山水。其巔峴。岷。湄。江。濤。洶。涌。甚。可。壯。也。遂欲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於其將行。爲叙其詩。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

沈曰。嗟夫。數句。寫盡勝衰俯仰頓挫。

唐曰。而懶不自惜。句宕折。

高先生曰。曼卿死以下。數語又開奇境。煙波無際。

總評

吳北江先生曰此文乃永叔摹擬史記之作以石曼卿緯絡之以爲奇致仿史公合傳筆意也○張濂卿曰直起直落直轉直接其無窮變化純是潛氣內轉可與子長

諸表序參看

註攷

居士集原注曰慶曆二年○高先生曰永叔旣爲演作此序蘇子美贈以詩（見蘇學士集卷二）尹師魯復爲作序（見河南集卷五）文獻通考經籍考六十一秘

演詩集不載卷數惟載永叔此序宋史藝文志僧秘演詩集二卷○詩皇矣毛傳曰廓大也○後漢書劉盆子傳注曰厭倦也○永叔歸田錄卷上曰石曼卿磊落奇才知名當世貌雄偉飲酒過人○後漢紀卷十明帝紀曰浮屠者佛也西域天竺有佛道焉佛者漢言覺將悟羣生也○太平寰宇記曰濟州濟陽郡今理鉅野縣鄆州東平郡今理須城縣○曼卿墓表曰年四十八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秘閣校理卒于京師○高先生曰年譜慶曆二年永叔年三十六歲○司馬云從旁開爲肱一云發也○文選上林賦崔嵬嶮嶮李善注引張揖曰嶮嶮斗絕也子虛賦隆崇峯峯史記司馬相如傳峯作崔漢書作律○上林賦洶湧澎湃注引司馬彪曰洶湧跳起也

曾子固列女傳目錄序

劉向所叙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

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爲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蓋向舊書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爲篇次。復定其書爲八篇。與十五篇者。並藏於館閣。而隋書以頌義爲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蓋向之自敘。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錄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錄。然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有錄而亡。或無錄而在者。亦衆矣。非可惜哉。今校讐其八篇及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一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衛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太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又以謂古之人胎教皆如此。

吳北江先生曰
初漢承秦之敝
二句起便唱歎
有神

吳先生曰其教
之者雖有此具
句跌出下文以
吳先生曰教以
經術尤覺敷映
典麗而不流於
腐
吳先生曰極言
文王躬化之盛
以諷時君而一
以經義澤之愈
覺文情粹美

吳先生曰豈獨
無相成之道哉
句揚一筆使聲
情發越日忽就
吳先生曰波折
士人作一如此
吳先生曰如此

夫能正其視聽言動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畏也。顧令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爲之師。傳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璣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雖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夫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兎冒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所謂身修故家。國天下治者也。後世自問學之士。多徇於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室家既不見可法。故競於邪侈。豈獨無相成之道哉。士之苟於自恕。顧利冒恥。而不知反己者。往往以家自累。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處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況於南鄉天下之主哉。向之所

人者二句吞吐之間極見經營之妙
吳先生曰况天下之主哉一句拍合詠歎深淡滋味悠揚

述勸戒之意可謂篤矣。然向號博極群書而此傳稱詩芣芻栢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蓋不可考。至於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作。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與。其言象計謀殺舜及舜所以自脫者頗合於孟子。然此傳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蓋亦不足道也。凡後世諸儒之言經傳者。周多如此。覽者采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爲之序論以發其端云。

總評

吳北江先生曰子固經術湛深文氣渾穆寬博味之不盡在末諸家固爲傑出者此篇又能涵泳意旨於語句之外尤得古人三昧可稱妙遠

註攷

漢書藝文志儒家有劉向所序六十七篇原注曰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頌圖也○郡齋讀書志卷九曰古列女傳八卷續列女傳一卷漢劉向撰○直齋書錄解題卷

七曰隋唐志及崇文總目皆十五卷蓋以七篇分爲上下並頌爲十五卷○漢書劉向傳曰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向睹俗彌奢淫而趙衛之屬起微賤踰禮制以爲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故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與國顯家可法則及孽嬖亂亡者序次爲列女傳凡八篇以戒天子○直齋書錄解題卷七曰自陳嬰母以下十六人附入其中或有向後者皆好事

者所益也○後漢書列女傳曰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博學高才和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高先生曰曾子固此序謂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爲編次復定其書爲八篇是蘇子容王深父皆有所更定而蔡驥謂今人以向所撰列女傳七篇并續列女傳二十傳爲一篇共計八篇○何義門讀書記元豐類稿二曰隋書列女傳頌一卷劉歆傳與曹植頌一卷繆襲贊一卷錄於向書十五卷之後或歆亦自有頌至宋已亡未可知也○舊唐書經籍志雜傳一百九十四部列女傳十六家案子固云云指舊唐書也○漢書外戚傳曰孝成趙皇后本長安宮人屬陽阿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成帝嘗微行出過陽阿主作樂上見飛燕而說之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人俱爲婕妤貴傾後宮許后之廢也乃立婕妤爲皇后○又曰班婕妤近侍者李平平得幸立爲婕妤上曰始衛皇后亦從微起迺賜平姓曰衛所謂衛婕妤也其後趙飛燕姊弟亦從自微賤與踰越禮制寢盛於前○列女傳母儀傳曰太任者文王之母摯任氏中女也王季娶爲妃及其有娠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放言能以胎教○爾雅釋詁曰敖戲也○詩葛覃毛傳曰師女師也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祖廟未毀教於公宮三月祖廟既毀教於宗室○內則曰擇於諸母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釋文曰母又作姆）士昏禮鄭注曰姆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書曰迺用婦人之言自絕于天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皆詩書之戒也○外戚傳班婕妤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迺有嬖女

後漢書后妃紀序曰女史彤管記功書過此皆圖史之戒也○詩鄭風雞鳴毛傳曰雞佩者珣璜琚瑀銜牙之類釋文曰珣佩上玉也璜半璧曰璜琚佩玉名瑀石次玉也○漢書匡衡傳衡上書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曰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易家人象傳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詩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玉化之基○母儀傳曰太媼者武王之母禹後有莘媼氏之女仁而明道文王嘉之親迎于渭太媼號曰文母文王治外文母治內○詩序曰關雎后妃之德也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愛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詩序曰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又曰野有死麇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彊暴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史記殷本紀曰帝辛天下謂之紂○詩序曰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於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間○詩序曰兔置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禮記大學篇曰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身不行道二句孟子盡心下之文○易說卦傳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列女傳貞順傳曰蔡人之妻者宋人之女也既嫁于蔡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之不幸乃妾之不幸也奈何去之乃作采芣之詩又曰衛宣夫人者齊侯之女也嫁于衛至城門君死保母日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畢弟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請願同庖終不聽衛君使人愬於齊兄弟齊兄弟皆欲與君使人告女

終不聽乃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又曰息君夫人者息君之夫人也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于宮楚王出遊夫人遂出見息君謂之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無須與而忘君也終不以身更貳薰生離於地上豈如死歸于地下哉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遂自殺毛傳序曰荇后妃之美也柏舟言仁而不遇也大車刺周大夫也與列女傳迥異○貞順傳曰黎莊夫人者衛侯之女莊甚公之夫人也既往而不同欲所務者異未嘗得見甚不得意其傳母謂夫人曰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去今不得意胡不去乎乃作詩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夫人曰婦人之道壹而已矣彼雖不吾以吾何可以離於婦道乎乃作詩曰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項安世家說四曰按列女傳荇荇蔡人之妻作也行露申人之女作也邨柏舟衛宣夫人作也式微黎莊公夫人作也碩人莊姜傳母作也大車息夫人作也劉向父子世受魯詩故其作列女傳所載如此去古既遠獨毛詩存韓詩猶有外傳及薛君章句齊魯二家不復可識因此亦略見魯詩之一二○高先生曰項氏此說能推知子政說詩之淵源子固乃執毛詩以繩之殆昧於三家之別矣○母儀傳曰石虞二妃者帝堯之二女也長娥皇次女英馨腰與象謀殺舜使塗廩舜歸告二女曰父母使我塗廩我其往二女曰往哉舜既治廩乃捐階瞽瞍焚廩舜往飛出象復與父母謀使舜浚井舜乃告二女二女曰兪往哉舜往浚井格其出入從掩舜潛出時既不能殺舜瞽瞍又速舜飲酒舜告二女二女乃與舜藥浴汪遂往舜終日飲酒不醉○高先生曰治廩浚井事見孟子萬章上飲酒浴汪則孟子所不道也

曾子固戰國策目錄序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叙曰。向叙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謂不可改者。豈將疆天下之主。以後世之不可爲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爲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爲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

呂曰二帝三王之治句轉換好處
接得自然處

高閔仙先生曰
法者適變四句
議論精湛

理之不可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爲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遊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僞爲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爲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爲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爲，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爲神農之言者，有爲墨子之言

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二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

總評

吳北江先生曰：子固之文佳處在雍容寬博無不盡之意而氣韻自然大雅。○王遵嚴云：英爽跌宕。

註攷

漢書藝文志春秋家有戰國策三十三篇原注曰：記春秋後。○史記蘇秦傳曰：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齊宣王以爲客卿。齊宣王卒。湣王即位。說湣王厚葬以明孝。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破敵齊而爲燕。其後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而使人刺蘇秦。蘇秦不死。殊而走齊王。使人求賊不得。蘇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即死。車裂臣以徇於市。曰蘇秦爲燕作亂於齊。則臣之賊必得矣。於是如其言而殺蘇秦者。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史記商君傳曰：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秦封之於商十五邑。號爲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去之。魏魏人弗受。商君復入秦。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出擊鄭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澠池。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孫子吳起傳曰：孫臏生阿陘之間。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旣事魏。得爲惠王將軍。而自以爲能。

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龐涓恐其賢於已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高先生曰孫臏未亡身但臏足耳此因其受刑故類及之○吳起傳曰吳起者衛人也魏文侯以爲將爲西河守甚有賢聲武侯疑之吳起遂去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并中悼王○史記李斯傳曰李斯者楚上蔡人也秦王用其計謀竟并天下尊主爲皇帝以斯爲丞相始皇至沙丘崩趙高乃相與謀詐爲受始皇詔立子胡亥爲太子太子立爲二世皇帝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讐斬咸陽市○說文曰放逐也○孟子滕文公上曰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趙注曰神農三皇之君炎帝神農氏許姓名也治爲神農之道者○孟子滕文公上曰墨者夷之趙注曰夷之治墨家之道者○隋書經籍載高誘注二十一卷新唐志作三十二卷與會舉或說同關鍵及茅選作二十二篇非是

曾子固先大夫集後序

公所爲書。號仙鳧羽翼者三十卷。西陲要紀者十卷。清邊前要五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爲臣要紀三卷。四聲韻五卷。總一百七十八卷。皆刊行於世。今類次詩賦書奏一百二十三篇。又自爲十卷。藏於家。方五代之際。儒

吳北江先生曰
方五代之際二

句提筆高爽○
此篇專於提頓
英爽緊湊處見
精神

吳先生曰當此
之時二句高爽
緊健

吳先生曰治久
未洽句盤旋頓
挫以取重厚
吳先生曰此段
綜述公生平大
略而以感慨頓
挫出之文情茂
美蘊藉○末句
已籠罩全篇

吳先生曰故卒
輕妙在出之甚
果用句頓挫感
慨妙在出之甚

古文辭類簡編

學、既、擯、焉。後、生、小、子、治、述、業、於、閭、巷、文、多、淺、近。是、時、公、雖、少、所、學、已、皆、知、
治、亂、得、失、興、壞、之、理。其、爲、文、閎、深、雋、美、而、長、於、諷、諭。今、類、次、樂、府、已、下、是、
也。宋、既、平、天、下、公、始、出、仕。當、此、之、時、太、祖、太、宗、已、綱、紀、大、法、矣。公、於、是、勇、
言、當、世、之、得、失、其、在、朝、廷。疾、當、事、者、不、忠、故、凡、言、天、下、之、要、必、本、天、子、憂、
憐、百、姓、勞、心、萬、事、之、意、而、推、大、臣、從、官、執、事、之、人、觀、望、懷、奸、不、稱、天、子、屬、
任、之、心、故、治、久、未、洽、至、其、難、言、則、人、有、所、不、敢、言、者。雖、屢、不、合、而、出、而、所、
言、益、切、不、以、利、害、禍、福、動、其、意、也。一始、公、尤、見、奇、於、太、宗。自、光、祿、寺、丞、越、
州、監、酒、稅、召、見、以、爲、直、吏、館、遂、爲、兩、浙、轉、運、使。未、久、而、眞、宗、即、位。益、以、材、
見、知。初、試、以、知、制、誥、及、西、兵、起、又、以、爲、自、陝、以、西、經、略、判、官。而、公、嘗、切、論、
大、臣、當、時、皆、不、悅、故、不、果、用。然、眞、宗、終、感、其、言、故、爲、泉、州、未、盡、一、歲、拜、蘇、
州、五、日、又、爲、揚、州、將、復、召、之、也。而、公、於、是、時、又、上、書、語、斥、大、臣、尤、切、故、卒、

以齟齬終句悲
明頓斷

吳先生曰嗚呼
以下至何其盛
也數句感歎淋
漓俯仰不盡

吳先生曰公卒
以齟齬終句遙
接前文以取斷
續之致
吳先生曰史其

以齟齬終。公之言其大者以自唐之衰民窮久矣海內既集天子方修法度而用事者尙多煩碎治財利之臣又益急公獨以謂宜遵簡易罷筭權以與民休息塞天下望祥符初四方爭言符應天子因之遂用事泰山祠汾陰而道家之說亦滋甚自京師至四方皆大治宮觀公益諍以謂天命不可專任宜黜姦臣修人事反覆至數百千言嗚呼公之盡忠天子之受盡言何必古人此非傳之所謂主聖臣直者乎何其盛也何其盛也。公在兩浙奏罷苛稅二百三十餘條在京西又與三司爭論免民租釋逋負之在民者蓋公之所試如此所試者大其庶幾矣公所嘗言甚衆其在上前及書亡者蓋不得而集其或從或否而後常可思者與歷官行事廬陵歐陽修公已銘公之碑特詳焉此故不論論其不盡載者。公卒以齟齬終其功行或不得在史氏記藉令記之當時好公者少史其果可信歟。

果可信歟句宕
漢風神

後有君子欲推而考之。讀公之碑與書。及予小子之序。其意者。具見其表裏。其於虛實之論。可覈矣。公卒乃贈諫議大夫。姓曾氏。諱某。南豐人。序其書者。公之孫鞏也。

總評

劉海峯云稱述先人之忠諫而反覆致慨於當時朝臣之齟齬及天子優容之盛德。渾然磅礴。○范伯子云陰柔之文造至此即與陽剛無異蓋昏氣怠氣一無所乘用。敦孝之情敷正大之理亦會遇其心手正調之時故能振聲發采耳。

註攷

王介甫贈諫議大夫曾公墓誌銘曰公諱致堯字正臣南豐人○文獻通考經籍六十一載曾致堯文集十卷與序合○僊臯羽翼崇文總目入類書類○清邊前要崇文總目入兵書類○廣中台志宋史入史部傳記類○爲臣要紀玉海卷五十七稱十五篇○後漢書張衡傳注曰儂棄也○墓誌曰李氏有江南撫州上公進士第一不就太平興國八年乃舉進士中第選主簿離簿歲餘授興元府司錄道遷大理評事○歐陽永叔曾公神道碑曰累遷光祿寺丞監越州酒稅數上書言事獻文章太宗奇之召拜著作佐郎直史館使行視汴河漕運稱旨遷秘書丞爲兩浙轉運使○宋史真宗紀曰諱恒太宗第三子也至道三年二月太宗崩奉遺制即皇帝位○職官志曰翰林學士院知制誥掌制誥詔令撰述之事○神道碑曰再遷主客員外郎判三司鹽鐵勾院是時李繼捧以銀夏五州歸朝廷其

弟繼遷亡入磧中爲寇太宗遣繼捧往招之至則誘其兄以陰合卒復圖而囚之自陝以西旣苦兵矣○姚蓋塢曰大臣即向文簡也○史記平準書曰大農筭鹽鐵○漢書武帝紀曰天漢三年初榷酒酤○宋史眞宗本紀曰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乙丑有黃帛曳左承天門南鳴尾上有司以聞上召羣臣拜迎於朝元殿啓封號稱天書三月甲戌兗州父老十二百人詣闕請封禪丁卯兗州並諸路進士等八百四十人詣闕請封禪壬午文武官將校蠻夷耆壽僧道二萬四千三百七十餘人詣闕請封禪不允自是表凡四上夏四月甲午詔以十月有事于泰山五月壬戌王欽若言泰山醴泉出錫山蒼龍見六月乙未天書再降於泰山醴泉北九月甲子奉天書告太廟悉陳諸州所上芝草嘉禾瑞木於仗內庚辰趙安仁獻五色金玉丹紫芝八千七百餘本冬十月辛卯車駕發京師戊申王欽若等獻泰山芝草三萬八千餘本辛亥享昊天上帝於圓臺壬子禪社首如封祀儀三年秋七月辛丑文武官將校等三上表請祠汾陰后土八月丁未朔詔明年春有事於汾陰冬十月辛亥河中民獲靈寶真文庚申丁謂等上大中祥符封禪記四年春正月丁酉奉天書發京師二月辛酉祀后土地祇○墓志曰始公娶黃氏生子男七人仕者三人易占嘗爲太常博士以能文稱公以博士故贈至右諫議大夫公歿八年而博士子輩生

曾子固范貫之奏議集序

尙書戶部郎中直龍圖閣范公貫之之奏議凡若干篇其子世京集爲十

吳北江先生曰：公嘗以言事任職，以下曲折卷。雖而一氣舒卷。驅過淋漓之氣。勃鬱紙上。○又氣曰排疊而下。文氣醇厚。

吳先生曰：蓋當是時，句提極言。吳先生曰：極言仁宗之德化，以其適與當時相反。故津津言之。以爲借鑒。

吳先生曰：人不自由，句再提。至由是而已。稍一作頓，然後再振作起來。

卷而屬余序之。蓋自至和以後十餘年間。公嘗以言事任職。自天子大臣。至於羣下。自掖庭。至於四方幽隱。有得失善惡。關於政理。公無不極意。反覆爲上力言。或矯拂情欲。或切劘計慮。或辯別忠佞。而處其進退。章有一再。或至於十餘上事。有陰爭獨陳。或悉引諫官御史合議。肆言仁宗嘗虛心採納。爲之變命令。更廢舉。近或立從遠。或越月逾時。或至於其後卒皆聽用。蓋當是時。仁宗在位歲久。熟於人事之情僞。與羣臣之能否。方以仁厚清靜。修養元元。至於是非予奪。則一歸之公議。而不自用也。其所引拔以言爲職者。如公。皆一時之選。而公與同時之士。亦皆樂得其言。不曲從苟止。故天下之情。因得畢聞於上。而事之害理者。常不果行。至於奇袤恣睢。有爲之者。亦輒敗悔。故當此之時。常委事七八大臣。而朝政無大闕失。羣臣奉法遵職。海內乂安。夫因人而不自用者。天也。仁宗之所以其仁

吳先生曰後世
得公之文而感
數行之非追慕
先代之盛及歎
其迥不相及雖
猶自以爲未足
再振筆加一倍
寫以盡其感歎
轉換盤旋句不
轉悞纏綿曲至
反覆詠歎自不
能已而於終切
當時之旨始終
含著茹咽未嘗
少露文情高邈
軒翥不不可及

如天。至於享國四十餘年。能承太平之業者。由是而已。後世得公之遺文。而論其世。見其上下之際。相成如此。必將低徊感慕。有不可及之歎。然後知其時之難得。則公言之不沒。豈獨見其志所以明先帝之盛德於無窮也。公爲人溫良慈恕。其從政寬易愛人。及在朝廷危言正色。人有所不能及也。凡同時與公有言責者。後多至大官。而公獨早卒。公諱師道。其世次州里歷官行事。有今資政殿學士趙公抃爲公之墓銘云。

總評

朱文公曰氣脉渾厚○王遵巖曰沈著頓挫光彩自露

註攷

宋史范師道傳曰師道字貫之蘇州長州人○漢書賈山傳贊顏注引孟康曰劇謂剗切之也○宋史范師道傳曰仁宗晚年尤恭儉而四方無事師道言雖過每優容之師道勵風操前後在言責有聞即言或獨爭或列奏如陳執中家人殺婢王拱辰宣徽使李淑翰林學士及王德用程戡領樞密宦官石全彬閹士良升進皆嘗奏數其罪焉○仁宗在位四十一年自至和初元至嘉祐八年凡十年師道嘗爲諫官也○後漢書光武紀上注

曰元元謂黎庶也。○周禮天官宮正曰去其淫怠與其奇袤之民。鄭注曰奇邪譎觚非常。○史記伯夷列傳暴戾恣睢謂恣行爲睢惡之貌也。○爾雅釋詁曰又法也。○漢書由字皆作繇。○蘇子瞻趙清獻公神道碑曰公諱抃字閱道其先京兆奉天人祖諱湘廬州廬江尉始家于衢遂爲西安人擢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熙寧三年除資政殿學士知杭州元豐二年致仕以疾還衢有大星隕焉二日而公薨實七年八月癸巳也。

王介甫周禮義序

士弊於俗學久矣。聖上閔焉以經術造之。乃集儒臣訓釋厥旨。將播之校學。而臣某實董周官。惟道之在政事。其貴賤有位。其後先有序。其多寡有數。其遲數有時。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蓋其因習以崇之。賡續以終之。至於後世無以復加。則豈特文武周公之力哉。猶四時之運。陰陽積而成。寒暑非一日也。自周之衰。以至於今。歷歲千數百矣。太平之遺迹。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

吳北江先生曰
其人足以任官
句文氣峻急直
下句句勁挺此
荆公長處

吳先生曰臣誠不自揆二句鄭重負之自謙實自負也曰由訓釋遞至立政與吳先生曰溫德情繇選而溫德蓋荆公所學所行荆公於周禮其經世之具固不專在訓釋其文也用筆綽綽而下手意指實有特爲委婉周文觀於今二句頗重之勢

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誠不自揆。然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爲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復之。之爲難。然竊觀聖上致法就功。取成於心。訓迪在位。有馮有翼。亶亶乎嚮六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觀於今。考所學於古。所謂見而知之者。臣誠不自揆。妄以爲庶幾焉。故遂冒昧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謹列其書爲二十有二卷。凡十餘萬言。上之御府。副在有司。以待制詔頒焉。謹序。

總評

吳摯父先生曰。學詩與文皆當從荆公入。以其矜鍊生硬。足以矯流俗。凡猥浮滑之病也。此篇經術甚蔚。韻味淵永。尤爲醇到之詣。王集中亦不多得。○吳北江先生曰。荆公崛起宋代。力追韓軌。其倔強之氣。峭折之勢。樸奧之詞。均臻闢奧。獨其規摹稍狹。故不及韓之縱橫排蕩。變化噴薄。不可端倪。然憂憂獨造。亦可謂不離其宗者矣。

註攷

宋史神宗紀曰。熙寧六年三月。置經局。命王安石提舉。八年六月己酉。頒王安石詩書周禮義於學官。○長編二百四十三曰。熙寧六年三月庚戌。命知制誥呂惠卿兼修撰國子監經義。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王雱兼同修撰。○禮記樂記鄭注曰。數讀爲速。○漢書藝文志。周官經六篇。漢紀卷二十五曰。劉歆以周官經爲周禮。王莽時歆奏以爲禮經。

置博士○爾雅釋詁曰廣續也案庚庶二字通○經典釋文敘錄曰或曰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時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事官一篇乃購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之○詩卷阿有馮有翼毛傳曰道可馮依以爲輔翼也○爾雅釋詁曰磨磨勉也○荀子儒效篇楊注曰鄉讀曰向書僞古文周官曰六服羣辟罔不承德僞孔傳曰六服諸侯奉承周德孔疏曰周禮九服此惟言六服者夷鎮藩三服在九州之外夷狄之地王者之於夷狄羈縻之而已不可同於華夏故惟舉六服

王介甫書義序

熙寧二年。臣某以尙書入侍。遂與政。而子芳實嗣講事。有旨爲之說以獻。八年。下其說太學頒焉。惟虞夏商周之遺文。更秦而幾亡。遭漢而僅存。賴學士大夫誦說。以故不泯。而世主莫或知其可用。天縱皇帝大知。實始操之以驗物。考之以決事。又命訓其義。兼明天下後世。而臣父子以區區所聞。承乏與榮焉。然言之淵懿。而釋以淺陋。命之重大。而承以輕眇。茲榮也。祇所以爲媿也。與謹序。

吳北江先生曰
○又曰法本之法言
美○又曰情詞粹

總評

茅曰其詞簡而
其法度自典則

註攷

郡齋讀書志卷一曰新經尙書十三卷皇朝王雱撰雱安石之子也熙寧六年命呂惠卿兼修撰國子監經義王雱兼同修撰王安石提舉而雱董是經頒於學官用以取士○宋史王雱傳曰雱字元澤性敏甚未冠已著書數萬言舉進士調旌德尉召見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受詔註詩書義擢天章閣待制兼侍講書成遷龍圖閣直學士以病辭不拜卒時纔三十三○漢書藝文志曰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于堯下訖于秦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訖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于學官古文尙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尙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孝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

王介甫詩義序

詩三百十一篇其義具存其辭亡者六篇而已上既使臣雱訓其辭又命臣某等訓其義書成以賜太學布之天下又使臣某爲之序謹拜手稽首

吳北江先生曰：內德純茂，以下遺詞立義，然於本經淵然，非珠圓玉潤，到非凡手所能望。

吳先生曰：收束又出一意，深思遠望，神味尤爲雋美。

言曰：詩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禮義。放其言之文，君子以興焉；循其道之序，聖人以成焉。然孔子之門人，賜也、商也，有得於一言，則孔子悅而進之。蓋其說之難明如此，則自周衰以迄於今，泯泯紛紛，豈不宜哉！伏惟皇帝陛下，內德純茂，則神罔時恫，外行恂遠，則四方以無侮。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則頌之所形容，蓋有不足道也。微言奧義，既自得之，又命承學之臣，訓釋厥遺，樂與天下共之。顧臣等所聞，如爝火焉，豈足以賡日月之餘光。姑承明制，代匱而已。傳曰：美成在久，故棫樸之作人，以壽考爲言。蓋將有來者焉，追琢其章，纘聖志而成之也。臣衰且老矣，尙庶幾及見之，謹序。

總評

吳北江先生曰：此等文字，意量神韻，殆不作三代下想，虛心而諷詠之，自爾釋躁平矜，怡然理順而渙然，意解淵淵乎金聲玉振之文也。

註攷

郡齋讀書志卷二曰：新經毛詩義二十卷，熙寧中置三經義局，撰三經義，皆本安石說。毛詩先命王雱訓其辭，復命安石訓其義，書成以賜太學，布之天下，以取士云。

吳北江先生曰
嗟呼孟嘗君句
接筆英壯挺拔
吳先生曰不然
數語尤爲開招
閔放使局勢一
張先生曰收意
吳先生曰亦變
高絕用筆亦變
幻不測

亡者六篇謂南陵白華華泰由庚崇丘由儀笙詩六篇也○毛詩序曰變風發乎情止乎禮
義○論語學而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八佾篇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
矣○周書祭公篇曰泯泯芬芬孔注曰泯芬亂也按紛芬字通○詩還毛傳曰茂美也又思
齊曰韓罔時恫毛傳曰恫痛也○方言一曰恂信也○詩敬之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
明毛傳曰將行也光廣也又昊天有成命傳曰緝明熙廣也○詩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
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莊子逍遙遊篇曰燭火不息燭乃燠之借字燠即燭也○詩谷
風鄭箋曰匱乏也○莊子人間世篇曰美成在久郭注曰美成者任其時化譬之種植不可
一朝成○詩械樸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詩序曰械樸文王能官人也○又曰追琢其章毛
傳曰追雕也

王介甫讀孟嘗君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呼。
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
可以南面而制秦。尙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
之所以不至也。

總評

吳北江先生曰此文乃短篇中之極則雄邁英爽跌宕變化故能尺幅中具有波濤萬里之勢後人多喜摹之莫能擬似萬一人亦無似者雖荆公他長篇文字亦未有能似此者也使其篇篇至此豈不與昌黎並駕爭雄哉

註攷

史記孟嘗君傳曰孟嘗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嬰嬰卒文代立于薛是爲孟嘗君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秦昭王聞其賢乃先使涇陽君爲質於齊以求見孟嘗君齊湣王卒使孟嘗君入秦昭王即以爲秦相或說秦昭王曰孟嘗君賢又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於是秦昭王乃止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坐有能爲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爲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秦王幸姬幸姬爲言昭王昭王釋孟嘗君孟嘗君得出即馳去夜半至函谷關秦昭王後悔出孟嘗君求之已去即使人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爲雞鳴而雞盡鳴遂發傳出乃還始孟嘗君列此二人於賓客賓客盡羞之及孟嘗君有秦難卒此二人拔之自是之後客皆服孟嘗君

王介甫書李文公集後

吳北江先生曰
 此段一事凡作
 三層議論反復
 詳盡
 吳攀市先生曰
 文公之好惡二
 句乃文中之樞紐
 關鍵之筆前半
 言惡後半言好
 故著此語於其
 間以鈐束之也
 此二句橫亘篇
 中特起奇筆意
 吳先生日此段
 末語反言見文
 憤鬱激宕之意
 是取法於太史
 公者

文公非董子作士不遇賦。惜其自待不厚。以余觀之。詩三百。發憤於不遇者甚衆。而孔子亦曰。鳳鳥不至。何不出圖。吾已矣夫。蓋歎不遇也。文公論高如此。及觀於史。一不得職。則詆宰相以自快。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言不可獨信久矣。雖然。彼宰相名實固有辨。彼誠小人也。則文公之發。爲不忍於小人。可也。爲史者獨安取其怒之以失職耶。世之淺者。固好以其利心量君子。以爲觸宰相以近禍。非以其私則莫爲也。夫文公之好惡。蓋所謂皆過其分者耳。方其不信於天下。更以推賢進善爲急。士之不顯。至寢食爲之不甘。蓋奔走有力。成其名而後已。士之廢興。彼各有命。身非王公大人之位。取其任而私之。又自以爲賢。僕僕然忘其身之勞也。豈所謂知命者耶。記曰。道之不行。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夫文公之過也。抑其所以爲賢歟。

總評

茅云看王公文字須識得他筆力天縱處○吳北江先生云荆公之文以拗折峭勁見長此篇亦其佳製

註攷

新唐書藝文志李翱集十卷○李習之答獨狐舍人書曰僕嘗怪董子大賢而著士不遇賦惜其自待不厚凡人之蓄道德才智於身以待世用蓋將以代天理物非爲衣服飲食之鮮肥而爲也董子道德備具武帝不用爲相故漢德不如三代而生人受其顛顛於董子何苦哉○史記太史公自序曰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論語子罕篇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舊唐書李翱傳曰翱自負辭藝以爲合知制誥以久未如志鬱鬱不樂因入中書謁宰相而數李逢吉之過失逢吉不之校翱心不自安乃請告滿百日有司準例停官逢吉奏授廬州刺史○論語公冶長篇子曰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李習之答韓侍郎書曰如鄙人無位於朝阨摧於時悽悽惶惶奔走耻辱求食不暇自一千年來賢士屈厄未見有如此者尙汲汲孜孜引薦賢俊如朝饑求餐如久曠思通如見妖麗而不得親然若使之有位於朝如兄儕得志於時則天下尙無屈人矣○孟子萬章下曰使已僕僕爾亟拜也趙注曰僕僕煩猥貌○禮記中庸篇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書說類

韓退之與孟尙書書

愈白。行官自南迴。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爲難得。因與來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爲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已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

吳北江先生曰
凡君子行已立
身以下至以求
福利句實直光
明蓋落正最大
近似孟子

吳先生曰且愈
不助釋氏二句
提筆勁爽以下
發明己之絕大
學識故特鄭重
而出之

劉海峯曰夫楊
墨行以下屈盤
瘦硬子廻百折
有眞氣行乎其
間具江河沛然
之勢

傳又曰。不爲威惕。不爲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爲禍崇。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况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斲。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爲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皆聖人之徒也。揚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主之法。燒除其經。阮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尙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尙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

張濂卿曰孟子雖賢聖句突接逆接
吳先生曰貴王賤霸句極力頓挫

吳先生曰推尊孟氏二句極力盤旋

張曰嗚呼數語縱筆絕奇呵斥鬼神之概又曰雖然數語

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爲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尙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漢氏已來羣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絲絲延延。寔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

力轉折有拔山之

質之在旁。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見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慚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總評

方曰理足氣盛浩然如江河之勢。曾曰此爲韓公第一等文字當與原道並讀。○張曰渾灑變化千轉百折而氣愈勁其雄肆之氣奇傑之辭並臻上乘北宋諸家無能爲役

註攷

舊唐書孟簡傳曰簡字幾道平昌人元和十三年出爲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十四年改授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十五年穆宗即位貶吉州司馬退之貽書即在是年題曰尙書稱以前官也按舊唐書憲宗紀曰元和十三年五月以戶部侍郎孟簡檢校工部尙書○樊曰公元和十四年以言佛骨貶潮州與潮僧大顛游人遂云奉佛氏其冬移袁州明年簡遺書言及公作此書答之○吳先生曰唐有節度行官主往來使命○高先生曰唐吉州治廬陵縣今江西吉安縣治○潮州府治卷三十曰寶通號大顛俗姓陳氏或曰楊姓先世爲潁川人生于開元末大歷中與藥山惟儼並師事惠照於西山即復與之同遊南嶽參石頭貞元六年開闢牛巖立精舍七年又於邑西幽嶺下創建禪院名曰靈山時已大悟宗旨得曹溪之緒門人傳法者千餘人自號爲大顛和尙○孫曰是歲十月公移袁州刺

史○法苑珠林福田篇曰優婆塞戒經曰佛言世間福田凡有三種一報恩田二功德田三貧窮田○孔子云云見論語述而篇○禮記中庸篇曰布在方策鄭注曰方板也策簡也○易坤文言傳曰積善之家必有利慶積不善之家必有利殃○詩大雅旱麓篇文鄭箋曰不回者不違先祖之德毛詩愷悌作豈弟釋文曰豈樂也弟易也○左傳哀十六年曰不爲利諂不爲威惕昭二十年曰君子不爲利疚○孟子滕文公下曰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墨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白虎通三綱六紀篇曰三綱者何謂也謂君臣父子夫婦也○孫曰九法九疇之法教敗也○能言二句見孟子滕文公下○楊子雲云云見法言吾子篇○漢書惠帝紀曰四年三月除挾書律注應劭曰挾藏也○張晏曰秦律敢有挾書者族○漢書楊雄傳上注引應劭曰二帝堯舜三王夏殷周周書祭公篇曰汝無泯泯芬芬孔注曰泯芬亂也○論語憲問篇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邢疏曰夷狄之人被髮左衽○孟子滕文公下曰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設行以承三聖者退之謂功不在禹下蓋本此○廣雅釋訓曰區區小也○爾雅釋詁曰亂治也○廣雅釋訓曰綿綿延延長也○張籍字文昌新唐書籍傳稱和州烏江人○孫曰皇甫湜字持正睦州新安人

韓退之答李翊書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

吳北江先生曰：自無望其速成，以言其義也。論立言之本，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以之教人，為學之法，字字為實，無一字泛設。臬精意，厲行是者，亦有生曰：如文節奏脈絡，照應。

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於。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雖。然。不。可。不。為。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為。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齟。齬。勝。於。人。而。取。於。人。邪。將。齟。齬。至。於。古。之。立。言。者。邪。齟。齬。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齟。齬。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刑。養。其。根。而。竣。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為。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憂。憂。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

吳先生曰此段
言進功之程序
范伯子云此段
聲調如珠翻荷
響亮非常又氣
洋洋灑灑一筆
有千瀉之勞至
甚杰附之處自
精妙絕倫莊子
後一人而已矣

張云綴此一段
乃見文字神氣
有餘退之多如

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來矣。其
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
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
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塗。游之乎詩書之
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
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
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
者。其肖於器邪。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則施
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爲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
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
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愈生之言。不志乎利。聊

相爲言之愈白。

總評

姚云此文學莊子○張云退之自道所得字字從精心撰出故自絕倫○又云學莊子而得其沈著精刻者惟退之此書而已○李云昔歸熙甫論爲文之法謂如兒童放紙鳶放愈高要在手中綫索牢此文中幅歷叙平生爲學之方一層深一層即所謂愈放愈高也而其行文則一綫穿成半絲不亂即所謂手中綫索牢也○吳北江先生曰前輩多謂此篇沈著精刻似莊子此論其文體也至其用心苦分明金鍼度盡蓋從來大家教人及自道甘苦所得未有若此之親切詳盡者真空前之寶筏也學者當奉爲金科玉律一字一珠慎勿輕忽視之

註攷

吳擘甫先生曰當依別本作答李翱篇中所論翊殆不足與聞重答翊書謂其汲汲於知待之殊亦非不志乎利者也○論語子張篇子貢曰夫子之墻數仞不得其門而入○禮記樂記鄭注曰幾近也○莊子養生主篇郭注曰韝求也○爾雅釋詁曰俟待也○魯語下韋注曰沃肥美也○廣雅釋詁三曰曄曄也○朱豐苞說文通訓定聲卷十三曰藹言之美也○禮記曲禮上曰儼若思鄭注曰儼矜莊貌○書皋陶謨夔曰夔擊鳴球釋文引馬融曰憂操也此憂憂蓋重言形况用力之意○方言六曰汨疾行也郭注曰汨汨急流也○廣雅釋詁曰浩浩流也○後漢書袁術傳注曰沛然自恣縱貌也○舍捨字通○爾雅釋詁曰希罕也

韓退之答呂鑿山人書

會云自度若世
無孔子不當在
弟子之列二句
絕兀傲自負

愈白。惠書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者。夫信陵戰國公子。欲以取士聲勢傾天下而然耳。如僕者。自度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以吾子始自山出。有樸茂之美。意恐未礪磨以世事。又自周後文弊。百子爲書。各自名家。亂聖人之宗。後生習傳。雜而不貫。故設問以觀吾子。其已成孰乎。將以爲友也。其未成孰乎。將以講去其非而趨是耳。不如六國公子。有市於道者也。方今天下入仕。惟以進士明經及卿大夫之世耳。其人率皆習孰時俗。工於語言。識形勢。善候人主意。故天下靡靡。曰入於衰壞。恐不復振起。務欲進足下趨死。不顧利害去就之人於朝。以爭救之耳。非謂當今公卿間無足下輩文學知識也。不得以信陵比。然足下衣破衣。繫麻鞋。率然叩吾門。吾待足下。雖未盡賓主之道。不可謂無意者。足下行天下。得此於

吳北江先生曰
乃遂能責不足
於我句拗折極
奇矯○又曰議
雖未中節句再
拗

人蓋寡。乃遂能責不足於我。此真僕所汲汲求者。議雖未中節。其不肯阿曲以事人。灼灼明矣。方將坐足下三浴而三薰之。聽僕之所爲。少安無躁。愈頓首。

總評

茅曰奇氣○張曰此文生殺出入擒縱抑揚奇變不可方物可謂極文章之能事矣○高閩仙先生曰此等文最能增人筆力然不善學之易流爲客氣亦不可不知○吳北江先生曰此文轉折極岸偉然不免矜氣非韓文之至者

註攷

史記魏公子傳曰公子爲人仁而下士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座不諱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廣雅釋詁三曰龔磨也○唐六典卷二曰吏部考功員外郎掌天下貢舉之職凡諸州每歲貢人其類有六一曰秀才二曰明經三曰進士四曰明法五曰書六曰算正經有九禮記左傳爲大經毛詩周禮儀禮爲中經周易尙書公羊穀梁爲小經○卿大夫之世指恩蔭言○文選琴賦李善注曰靡靡順風貌○廣雅釋詁曰汲々劇也汲借字○呂氏春秋高注曰阿曲媚也○廣雅釋詁曰灼灼明也○齊語曰魯莊公將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以親爲戮請生之於是莊公使東縛以予齊使齊使受之而退比至三壘三浴之韋注曰以香塗身曰壘亦或爲薰

吳北江先生曰
進士侯喜狀
此唐時論荐狀
格式也俗謂
去此行則本
右其人云所
不可通矣

吳先生曰辭氣
激昂數句措語
皆見血性
吳先生曰比者
以下數語宕激
至

韓退之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

進士侯喜

右其人爲文甚古。立志甚堅。行止取捨。有士君子之操。家貧親老。無援於朝。在舉場十餘年。竟無知遇。愈嘗慕其才而恨其屈。與之還往。歲月已多。嘗欲薦之於主司。言之於上位。名卑官賤。其路無由。觀其所爲文。未嘗不揜卷長嘆。去年愈從調選。本欲攜持同行。適遇其人自有家事。迺遭坎坷。又廢一年。及春末自京還。怪其久絕消息。五月初至此。自言爲閣下所知。辭氣激揚。面有矜色。曰。侯喜死。不恨矣。喜辭親入關。羈旅道路。見王公數百。未嘗於如盧公之知我也。比者分將委棄泥塗。老死草野。今胸中之氣。勃勃然。復有仕進之路矣。愈感其言。賀之以酒。謂之曰。盧公天下之賢。刺史也。不聞有所推引。蓋難其人而重其事。今子鬱爲選首。其言死不恨。固

吳先生曰獨遇
大賢乃可貴二
句極力頓宕以
取盤鬱之致

吳先生曰真所
謂知己者淋瀝
盡致以數句
再加頓挫至遭
逢之難句極力
盤旋
吳先生曰不其
然乎二句重言
詠歎以盡嘆頌
之情以上文淋
漓頓挫盤鬱已
極非此不足已
承之也

宜也。古所謂知己者。正如此耳。身在貧賤。為天下所不知。獨見遇於大賢。乃可貴耳。若自有名聲。又託形勢。此乃市道之事。又何足貴乎。子之遇知於盧公。真所謂知己者也。士之修身立節。而竟不遇知己。前古以來。不可勝數。或日接膝而不知。或異世而相慕。以其遭逢之難。故曰士為知己者死。不其然乎。不其然乎。閣下既已知侯生。而愈復以侯生言於閣下者。非為侯生謀也。感知己之難遇。大閣下之德。而憐侯生之心。故因其行而獻於左右焉。謹狀。

總評

吳肇甫先生曰韓公俠氣本之天賦。故於此等言之特沈鬱激昂。

註攷

國史補卷下曰進士其都會謂之舉場。樊曰此謂貞元十六年去徐來洛水官京師。○適當作屯。屯六二。連如。逕如。釋文引馬融曰。逕如難行之貌。說文曰。屯難也。

○漢書楊雄傳顏注曰坎坳不平貌。○樊曰此謂十七年自京還洛。五月初與喜會於洛也。○廣雅釋詁三曰比近也。○文選李善注曰分謂已所當得也。○廣雅釋訓曰勃勃盛也。○

文選海賦李善注曰鬱盛貌陳少章曰鬱爲選首者蓋州家牒送舉進士之首如張籍舉進士由汴州牒送是其證也陳書肅允傳曰經延陵季子廟設蘋藻之薦託爲異代之交○趙策一豫讓曰士爲知己者死女爲悅己者容

柳子厚與李翰林建書

杓直足下。州傳遽至。得足下書。又於夢得處得足下前次一書。意皆勤厚。莊周言逃蓬藿者。聞人足音則蹙然喜。僕在蠻夷中。此得足下二書。及致藥餌。喜復何言。僕自去年來。痞疾稍已。往時間一二日作。今一月乃二三作。用南人檳榔餘甘。破決壅隔太過。陰邪雖敗。已傷正氣。行則膝顛。坐則髀痺。所欲者。補氣豐血。強筋骨輔心力。有與此宜者。更致數物。得良方。偕至。益善。永州與楚爲最南。狀與越相類。僕悶即出游。復多恐。涉野則有蝮虺。大蜂。仰空視地。寸步勞倦。近水即畏射工。沙蝨。含怒竊發。中人形影。動成瘡。疖。時到幽樹好石。暫得一笑。已復不樂。何者。譬如囚拘圜土。一遇和。

吳北江先生曰
此段謝寄書物

吳先生曰此段在貶所情況○感歎深至

吳先生曰此段望得量移減罪

景負牆搔摩伸展支體當此之時亦以爲適然顧地窺天不過尋丈終不得出豈復能久爲舒暢哉明時百姓皆獲歡樂僕士人頗識古今理道獨愴愴如此誠不足爲理世下執事至此異夫異婦又不可得竊自悼也僕鑿時所犯足下適在禁中備觀本末不復一一言之今僕癯殘頑鄙不死幸甚苟爲堯人不必立事程功唯欲爲量移官差輕罪累即便耕田藝麻取老農女爲妻生男育孫以供力役時時作文以詠太平摧傷之餘氣力可想假令病盡己身復壯悠悠人世越不過爲三十年客耳前過三十七年與瞬息無異復所得者其不足把翫亦已審矣杓直以爲誠然乎僕近求得經史諸子數百卷嘗候戰悸稍定時即伏讀頗見聖人用心賢士君子立志之分著書亦數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遠寄但用自釋貧者士之常今僕雖羸餒亦甘如飴矣足下言已白常州煦僕僕豈敢衆人

吳先生曰此段
自述讀書并候
問諸友

待常州邪。若衆人卽不復煦僕矣。然常州未嘗有書遺僕。僕安敢先焉。裴應叔蕭思謙。僕各有書。足下求取觀之。相戒勿示人。敦詩在近地。簡人事。今不能致書。足下默以此書見之。勉盡志慮。輔成一王之法。以宥罪戾。不悉。某白。

總評

劉曰前寫永州風物之惡。後感人生歲月之促。造語極工。○吳北江先生曰文格之高峻。氣韻之雅潔。與山水記辨諸子無異。而委婉蕩誅。自寫懷抱。事理之曲折。關繫之鉅大。尤爲重要。望溪譏其氣未充。因不察事實而誤以罪人視之。遂并沒其佳文。而不顧知人論世之識。所關詎不重哉。

註攷

元微之贈工部尙書李公墓誌銘曰公諱建字杓直。○陳少章曰李入翰林在貞元末年。未久卽解內職。此蓋追呼其前官耳。○禮記玉藻鄭注曰傳遽以車馬給使者也。○夢得劉禹錫字時貶朗州司馬。○莊子徐無鬼篇曰夫逃虛空者藜藿柱乎懸圃之逕。良位其空聞人足音。蹵然而喜矣。司馬云蹵然喜貌。○本草卷十三曰檳榔味辛溫無毒。主消穀逐水除痰癰殺三蟲。伏尺療寸白生南海。菴摩勒味苦甘寒無毒。主風虛熱氣。一名餘甘。生嶺南交廣愛等州。○舊注曰顛寒動也。○素問痺論篇岐伯曰風寒溼三氣。雜至合而爲痺也。○楚辭大招曰王虺騫只。王注曰王虺大蛇也。引爾雅釋魚鱗。王蛇是虺。虺卽蝮蛇。

舊注分爲二物殆非是○酉陽雜俎卷十七曰毒蜂嶺南有毒菌夜明經雨而腐化爲巨蜂黑色喙若鋸長三分餘夜人人耳鼻斷人心繫○抱朴子登涉篇曰又有短狐一名蜮一名射工一名射影其實水蟲也口中有橫物如角弩聞人聲緣口中角弩以氣爲矢因水而射人中人身者即發瘡中影者亦病又有沙蟲其大如毛髮之端初著人便入其皮裏其所在如芒刺之狀小犯大痛可以針挑取之若不挑之蟲鑽至骨便周行走入身其與射工相似皆殺人○文選西京賦薛綜注曰創瘡謂癩痕也○足下適在禁中舊注曰時建爲翰林學士○說文曰癩罷病也堯人舊注曰避民爲人○廣雅釋詁三曰差次也○詩南山毛傳曰執樹也釋文曰執本或作藝○呂氏春秋至忠篇高注曰己猶愈○高先生曰子厚墓誌以元和十四年卒年四十七距此十年則三十七歲正當元和四年○列子天瑞篇榮啓期曰貧者士之常也○陳曰常州謂建兄遜也時方刺常州○禮記樂記鄭注曰氣曰煦○裴應叔蕭思謙音辯曰裴損蕭俛也○敦詩在近地音辯曰敦詩崔羣字陳曰崔羣時爲翰林學士○漢書儒林傳序曰孔子因魯春秋舉十二公行事繩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

曾子固寄歐陽舍人書

鞏頓首載拜舍人先生。去秋人還，蒙賜書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銘，反覆觀誦，感與慚并。夫銘誌之著於世，義近於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于

高閔仙先生曰
其將安近句以
上言銘所係之
重唐介軒曰拓進
一步反語束住

高先生曰苟託
之非人句將到
又離不然便失
之平衍矣

高先生曰書之
非公與是句以
上傳後之難

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人之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後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于廟。或存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惡。則于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其辭之作。所以使死者無有所憾。生者得致其嚴。而善人喜于見傳。則勇於自立。惡人無有所紀。則以媿而懼。至於通材達識。義烈節士。嘉言善狀。皆見於篇。則足爲後法。警勸之道。非近乎史。其將安近。及世之衰。人之子孫者。一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故雖惡人皆務勒銘以誇後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爲。又以其子孫之所請也。書其惡焉。則人情之所不得。于是乎銘始不實。後之作銘者。當觀其人。苟託之非人。則書之非公與是。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後。故千百年來。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其故非他。託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然則孰爲其人。而能盡公與是歟。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也。

唐曰從道德則
到文章鄭重曲
折

高先生曰豈非
然哉句以上又
言非道德而文
章兼勝者不能
任

高先生曰宜若
何而圖之句以
上言己之感德

蓋有道德者之于惡人。則不受而銘之。于衆人則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惡、相、懸、而、不、可、以、實、指、有、實、大、于、名、有、名、侈、于、實、猶、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惡、能、辨、之、不、惑、議、之、不、徇、不、惑、不、徇、則、公、且、是、矣、而、其、辭、之、不、工、則、世、猶、不、傳、于、是、又、在、其、文、章、兼、勝、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也、豈、非、然、哉、
「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雖或並世而有。亦或數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傳之難如此。其遇之難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謂數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銘。其公與是。其傳世行後無疑也。而世之學者。每觀傳記所書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則往往知然。不盡涕之流落也。况其子孫也哉。况鞏也哉。其追晞祖德。而思所以傳之之絲。則知先生推一賜于鞏。而及其三世。其感與報。宜若何而圖之。」抑又思若鞏之淺薄滯拙。而先生進之先祖。

高先生曰且敢
進其所以然句
以上歸衆美於
歐公

之屯蹶否塞以死。而先生顯之。則世之魁閎豪傑不世出之士。其誰不願進于門。潛遁幽抑之士。其誰不有望于世。善誰不爲。而惡誰不愧。以懼爲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孫。爲人之子孫者。孰不欲寵榮其父祖。此數美者。一歸于先生。既并賜之辱。且敢進其所以然。所論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詳焉。愧甚。不宣。鞏再拜。

總評

劉云文亦雍容溫雅而前半歷叙作銘源流不免鈍拙駭塞○吳北江先生曰此文千古傳誦無敢嗤議者海峯所譏未免稍過然細審之實覺議論太繁而精意甚少固未足爲上乘文字大抵宋以後文往往樹義不足而鋪張推衍成一鉅幅之文故蘊蓄淺而氣體不閱此病三蘇尤甚而歐曾王亦時有之此文之失正坐是也

註攷

援鶉堂筆記卷四十五曰歐公爲曾致堯神道碑云慶曆六年夏其孫鞏稱父命云云則求碑文於是年楊鐵備曾文定公年譜曰慶曆七年上歐陽公謝爲作誌銘書○或納于廟何義門讀書記元豐類稿卷三曰碑本以麗牲故曰或納于廟禮記祭義曰君牽牲既入廟門麗于碑鄭注曰麗猶繫也○壙間之碑葬時用以下棺者○禮記學記鄭注曰嚴尊敬也○爾雅釋詁曰淑善也○說文曰蠹傷也○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見子固先

大夫集後序

蘇明允上歐陽內翰書

洵布衣窮居。常竊自歎。以爲天下之人。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故賢人君子之處於世。合必離。離必合。往者天子方有意於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爲樞密副使。執事與余公蔡公爲諫官。尹公馳騁上下。用力於兵革之地。方是之時。天下之人。毛髮絲粟之才。紛紛然而起。合而爲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魯無用之身。不足以自奮於其間。退而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而可以復見於當世之賢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執事與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勢。奔走於小官。洵時在京師。親見其事。忽忽仰天歡息。以爲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爲榮也。旣復自思念。往者衆。君子之進於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間之。今

之世無復有善人也。則已矣。如其不然也。吾何憂焉。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傷。退而處十年。雖未敢自謂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胸中。若與曩者異。而余公適亦有成功於南方。執事與蔡公復相繼登於朝。富公復自外入爲宰相。其勢將復合爲一。喜且自賀。以爲道旣已粗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旣又反而思。其向之所慕望愛悅之而不得見之者。蓋有六人焉。今將往見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則又爲之潛然出涕以悲。嗚呼。二人者不可復見矣。而所恃以慰此心者。猶有四人也。則又以自解。思其止於四人也。則又汲汲欲一識其面以發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爲天子之宰相。遠方寒士未可遽以言通於其前。而余公蔡公遠者又在萬里外。獨執事在朝廷間。而其位差不甚貴。可以叫呼攀援而聞之以言。而饑寒衰老之病。又痼而留之。使不克自至於執事之庭。

吳北江先生曰
此段敘述慕望
之誠
與學父先生曰
自執事之文章
以下論文絕精
繁而前幅則頗傷

夫以慕望愛悅其人之心十年而不得見而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則四人者之中非其勢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一執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竊自以爲洵之知之特深愈於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爲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鼈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閒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爲一家之文也惟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陸贄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夫樂道人之善而不爲諂者以其人誠足以當

吳先生曰以上頌美歐公之文

吳先生曰何從而信之哉句以道論此段以自道特著此段以為文中樞紐感歎淋漓為全篇生色

之也。彼不知者則以為譽人以求其悅己也。夫譽人以求其悅己。洵亦不為也。而其所以道執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執事之知其我也。雖然執事之名滿於天下。雖不見其文而固已知有歐陽子矣。而洵也不幸墮在草野泥塗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欲徒手奉咫尺之書。自託於執事。將使執事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哉。洵少年不學。生二十五歲始知讀書。從士君子游。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己同列者皆不勝己。則遂以為可矣。其後困益甚。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己大異。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由是盡燒爇時所為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之人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

吳先生曰噫嘻
以下數句筆抑
揚有態前照
應亦絕佳此段
吳先生曰此段
自叙學業

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為是也。近所為洪範論史論凡七篇。執事觀其如何。噫嘻。區區而自言。不知者。又將以為自譽。以求人之知己也。惟執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

總評

吳北江先生曰此乃書札體傾吐肝膈於知己之前以故不厭其多而用筆亦能運掉自如如有舉重若輕之概

註攷

高先生曰此書作於仁宗嘉祐元年時永叔為翰林學士故曰內翰○慶曆三年范文正公參知政事富鄭公為樞密副使案歐陽永叔范公神道碑曰慶曆三年春召

為樞密副使五讓不許乃就道既至數月以為參知政事○長編百四十四曰慶曆三年三月癸巳太中允集賢校理歐陽脩為太常丞並知諫院以太常博士集賢校理余靖為右正言諫院供職夏四月著作佐郎館閣校勘蔡襄為秘書丞知諫院初王素余靖歐陽脩除諫官襄作詩賀之辭多激勸三人者以其詩薦於上尋有是命○慶曆四年六月范公為陝西河東宣撫使八月富公為河北宣撫使○歐陽文忠年譜曰慶曆五年時二府杜正獻范文

正韓忠獻富文忠公以黨論相繼去公上書辯之小人素已憾公會公孤甥張氏犯法諫官錢明逸因以財產事及公下開封鞫治府尹楊日嚴觀望傅會上命戶部判官蘇安世入內供奉官王昭明監勘得無他八月甲戌猶落龍圖閣直學士罷都轉運按察使降知制誥知滁州長編百五十二曰慶曆四年十月秘書丞直史館同修起居注知諫院蔡襄以親老乞鄉郡已酉授右正言知福州百五十五曰五年五月知制誥余靖前後三使契丹益習外國語嘗對契丹主爲蕃語詩侍御史王平監察御史劉元瑜等劾奏靖失使者體請加罪元瑜又言知制誥不當兼領諫職庚午出靖知吉州○洵時在京師案王見大蘇詩總案卷一慶曆五年明允自夔巫下荆渚將游京師七年與史經臣同舉制科○宋史余靖傳曰知虔州丁父憂去儂智高反邕州乘勝掠九郡以兵圍廣州朝廷方顧南事就喪次起靖爲祕書監知潭州改桂州詔以廣南西路委靖經制智高西走邕州靖策其結援交阯而脅諸峒以自固乃約李德政會兵擊賊於邕州備萬人糧以待之而詔亦給緡錢二萬助德政興師且約賊平更賞以緡錢二萬又募儂黃諸姓酋長皆糜以職使不與智高合既而朝廷遣狄青孫洸將兵共討賊青卻交阯援兵不用賊平就遷靖給事中御史梁蒨言賞薄又遷尙書工部侍郎○歐陽文忠年譜曰至和元年九月辛酉遷翰林學士壬戌兼史館修撰至和二年六月己丑上書論宰相陳執中已而乞外改翰林侍讀學士集賢殿修撰出知蔡州侍御史趙抃知制誥劉敞上疏留公七月戊午復領舊職○永叔端明殿學士蔡公墓誌銘曰丁父憂服闋除判三司鹽鐵句院復修起居注皇祐四年遷起居舍人至和元年遷龍圖閣直學士

知開封府○宋史富弼傳曰徙知鄭蔡河陽加觀文殿學士宣徽南院使判并州至和二年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詩大東曰潛焉出涕毛傳曰潛涕下貌○永叔余襄公神道碑銘曰公留廣西逾年撫緝完復嶺海肅然又這人入特磨襲取智高母及其弟一人俘于京師漸之拜集院學士又蔡公墓誌銘曰至和元年知開封府三年以樞密直學士知泉州徙知福州未幾復知泉州○楚辭王注曰客與游戲貌○傅藻紀年錄曰明允少不習學年二十有七始發憤讀書六年而大究六經百家之旨○漢書顏注曰八寸曰咫○宋延濟自洪府舟中詩曰兀坐去沈滓接兀阢字通蓋端坐之貌

蘇子瞻答李端叔書

軾頓首再拜。聞足下名久矣。又於相識處。往往見所作詩文。雖不多。亦足以髣髴其爲人矣。尋常不通書問。怠慢之罪。猶可闕略。及足下斬然在疚。亦不能以一字奉慰。舍弟子由至。先蒙惠書。又復嬾不即答。頑鈍廢禮。一至於此。而足下終不棄絕。遞中再辱手書。待遇益隆。覽之面熱汗下也。足下才高識明。不應輕許與人。得非用黃魯直秦太虛輩語。眞以爲然耶。不

高閑仙先生曰
又不可也句以
上言推譽之言
不足信

高先生曰妙語
解頤

吳肇甫先生曰
警之句一接真
乃出入不測非
高先生曰愈非
其實句以上言
己以言得罪因
坐世人待已過
重季不宜復加
推譽

高先生曰甚非
所望句以上言

肖爲人所憎。而二子獨喜見譽。如人嗜昌歠羊棗。未易詰其所以然者。以二子爲妄。則不可。遂欲以移之衆口。又大不可也。軾少年時讀書作文。專爲應舉而已。既及進士第。貪得不已。又舉制策。其實何所有。而其科號爲直言極諫。故每紛然誦說古今。考論是非。以應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爲實能之。故譏諂至今。坐此得罪。幾死。所謂齊虜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軾爲欲立異同。則過矣。妄論利害。攙說得失。此正制科人習氣。譬之候蟲。時鳥。自鳴自己。何足爲損益。軾每怪時人待軾過重。而足下又復稱說如此。愈非其實。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屨。放浪山水間。與樵漁雜處。往往爲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爲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足下又復創相推與。甚非所望。木。有。樗。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謔。居。無。事。

幸漸不爲人所
讒李不宜復創
相推與

高先生曰必喻
此意句以上得
罪後之情狀

古文辭類簡編

一〇二

默自觀省。回視三十年以來所爲。多其病者。足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無乃聞其聲。不考其情。取其華。而遺其實乎。抑將又有取於此也。此事非相見。不能盡。自得罪後。不敢作文字。此書雖非文。然信筆書意。不覺累幅。亦不須示人。必喻此意。歲行盡。寒苦。惟萬萬節哀強食。不次。

總評

劉曰。本色語自然。工雅然已開語錄之漸。○吳摯甫先生曰。此文可謂怨而不怒。養到之驗。雖振筆直書。而氣韻自然。非他家所及。

註攷

東都事略文藝傳曰。李之儀字端叔。姑熟人也。○遞中案。遞謂驛遞。○宋史文苑傳曰。黃庭堅字魯直。洪州分寧人。與張耒。晁補之。秦觀。俱游蘇軾門。天下稱爲四學士。秦觀字少游。一字太虛。揚州高郵人。○呂氏春秋。遇合篇曰。文王嗜昌蒲。菹左傳。僖三十年。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杜注曰。菹蒲菹也。○孟子。盡心下曰。曾皙嗜羊棗。今俗呼之爲羊矢棗。○王宗稷東坡先生年譜曰。嘉祐二年。先生年二十二。赴試禮部。時歐陽文忠公考試得先生。刑賞忠厚之至論。以爲異人。欲冠多士。疑曾子固所爲。子固文忠門下士也。乃實先生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及殿試。章衡榜中進士乙科。○子山撰子瞻墓誌銘曰。五年授河南福昌主簿。文忠以直言薦之。祕閣試六論文義。粲然比答制策。復入三等。○廣雅釋訓曰。讒讒語也。○史記劉敬傳曰。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匈奴不可擊也。上怒。罵

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墓誌銘曰公幅巾芒屨與田父野老相從谿谷之間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謝肇淛五雜俎曰木之有瘿乃木之病也○段柯古西陽雜俎卷十六曰犀通者是其病

蘇子由上樞密韓太尉書

太尉執事。轍生好爲文。思之至深。以爲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大小。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游。故其文疎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轍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游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以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決然舍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

吳北江先生曰
此段論文甚精
到

吳先生曰此段
自述遊蹤末句
頓束尤爲耐恣

吳先生曰此段
求見太尉

吳先生曰此段
收結

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游。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末之見焉。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爲。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爲末。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矣。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斗升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間。將歸益治其文。且學爲政。太尉苟以爲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總評

茅曰胸次博大○劉曰文亦有疏宕之氣○吳北江先生曰文有奇肆僂逸之氣子由文之最佳者

註攷

觀瀾文乙集呂伯恭注曰按子由年譜云穎濱年十九及第有上韓太尉書云某生用古稱○孟子公孫丑上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案養氣之說發自孟子○史記太史公自序曰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關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汝泗講業齊魯之鄒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屢困鄒薛彭城過梁楚以歸○太史公與田仁善仁趙陘城人也田叔子見田叔傳又自敘述董生之言董生廣川人也見儒林傳及漢書董仲舒傳又與徐樂同時主父假傳作趙人漢書徐樂傳作燕郡無終人皆太史公與燕趙豪俊交遊之可見者○年表曰仁宗寶元二年己卯二月丁亥蘇轍生○蘇詩總案卷一曰嘉祐元年三月公與子由赴京秋試過成都子由始謁張方平自閬中出褒斜發橫渠鑿入鳳翔驛驛壞出次逆旅途次長安出關中至河南馬死二陵間騎驢至澠池止於奉閑僧舍與子由留題壁上五月抵京師○高先生曰按以所行之程核之則終南太華嵩山皆其所經而黃河正在其北故曰北顧黃河之奔流也○呂曰門人賢士大夫如曾子固梅聖俞蘇子美徐無黨之流是也○史記周本紀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詩采芑序曰宣王南征也其詩曰方叔涖止毛傳曰方叔卿士也受命而爲將也詩又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江漢序曰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其詩曰江漢之游王命召虎毛傳曰召虎召穆公也○漢書梅福傳福上書曰民有上書求見者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祿

王介甫答司馬諫議書

某啓。昨日蒙教。竊以爲與君實遊處相好之日久。而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雖欲強聒。終必不蒙見察。故略上報。不復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實視遇厚。於反覆不宜鹵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實或見恕也。蓋儒者所爭。尤在於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實所以見教者。以爲侵官生事。征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也。某則以爲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修之於朝廷。而授之於有司。不爲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爲生事。爲天下理財。不爲征利。闢邪說。難壬人。不爲拒諫。至於怨誹之多。固前知其如此也。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衆。爲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衆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衆何爲而不洵。洵然盤庚之遷。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盤庚不爲怨

吳北江先生曰
一人習於苟且非
一日句挺接處
最如山立

吳先生曰某知罪矣句傲岸之氣奮然涌出○又曰如曰數句文則矯健至矣而拒人太甚宜其敗也

者故改其度。度義而後動。是而不見可悔故也。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爲。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爲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無由會悟。不任區區向往之至。

總評

吳北江先生曰傲岸偏強荆公天性。而其生平志量政略亦具見於此。

註攷

宋史司馬光傳曰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也。司馬溫公年譜曰治平四年夏四月除御史中丞熙寧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公與介甫書○莊子天下篇曰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釋文曰謂強聒其耳而語之也○左傳成十六年欒鍼曰侵官冒也○公羊傳桓八年曰遂者何。生事也。何注曰生猶造也○孟子梁惠王上曰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史記殷本紀曰帝紂知足以距諫。距拒字通○書舜典曰惇德允元而難任。人僞孔傳曰任佞難拒也○書序曰盤庚五遷將治毫。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王介甫答姚闢書

姚君足下。別足下三年於茲。一日犯大寒。絕不測之江。親屈來門。出所爲文書。與謁並入。若見貴者然。始驚以疑。卒觀文書。詞盛氣豪。於理悖焉者。

希聞而論衆經有所開發私獨喜故舊之不予遺而朋友之足望也今冠衣而名進士者用萬千計蹈道者有焉蹈利者有焉蹈利者則否蹈道者則未免離章絕句解名釋數遽然自以聖人之術單此者有焉夫聖人之術修其身治天下國家在於安危治亂不在章句名數焉而已而曰聖人之術單此者皆守經而不苟世者也守經而不苟世其於道也幾其於蹈利則緬然矣觀足下固已幾於道姑汲汲乎其可急於章句名數乎徐徐之則古之蹈道者將無以出足下上足下下以爲何如

總評

吳北江先生曰勢重語急而用筆煞有停頓簡嚴老當無一枝辭贅字且能涵茹意思於筆墨之外最可法

註攷

宋史文苑蘇洵傳曰與陳州項城令姚闢同修禮書萬姓統譜卷三十九曰姚闢字子張瞻詞博學授項城令通州判所至有聲黜去詞華究心經術一時名士如歐陽

文忠王荆公皆與交游所著有太常因革禮一百卷○論語秦伯篇曰故舊不遺○單殫之借字爾雅釋詁曰殫盡也○穀梁莊三年釋文曰緬遠也

吳先生曰前公以經世爲志不甚以姚所學爲然而出語特爲輕婉轉接處筆筆不測所以爲矯變也

吳北江先生曰蹈道二句開出文字

